

孽世代之聲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第三十三期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6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772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6年四月十九日

北
霉

藝術家的臉都變

了
殺
館

Shrek Me Baby!
唱片的迷幻幼稚園?!

女性射精的思考

電腦神話的創造
從蘋果戰爭到憂鬱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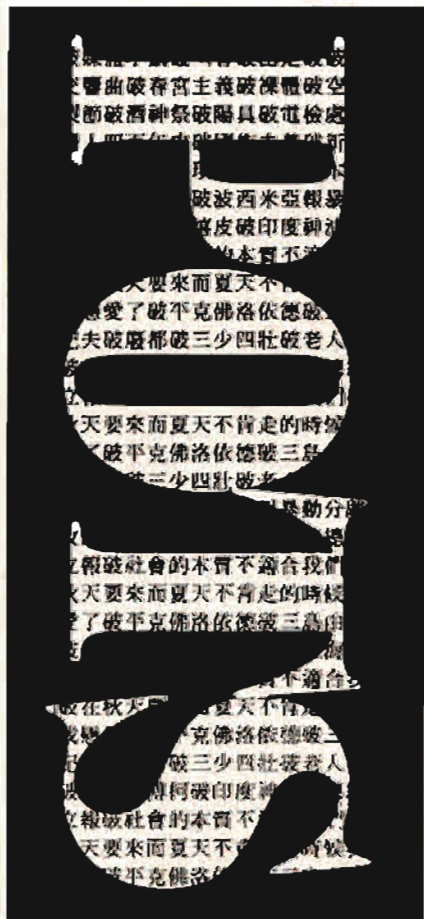
黑客文化與微軟陰謀

德瑞克 賈曼 情慾政治的肉體詩學

菅哈絲 空屋

破

第三十三期 抗議的丟雞蛋的藝術家和破週報都快活不下去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蓓、林曉真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萬蓓琳、王錦華、賴淑雅、李安麗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洪凌、邱莉燕、紀大偉、Anes、Fujui、劉行一、陳雪、高永霖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邱宜瑾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ail: r1510022@cc.nyu.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元，半年(25期) 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元，一年 4488元，亞洲半年 1825元，一年 3723元

港澳半年 1550元，一年 3162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元，一年 2295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元，一年 2856元

無論是為了生存權或是藝術大道的索求，北「莓」館事件讓向來不團結的藝術家們聯手，繼文大美術系事件之學運、中華舞蹈社的藝術聯盟之力有未逮，將「藝術權力」接枝到社會運動，展開了對話的可能。本期的專題則在記錄此次的話語。

這些話語，其實不太新鮮，現代美術館的理想性格和菁英民粹的辯論至少有一百年的歷史，記錄這些話語產生的情境，與背後擺弄者的心情，旨在增加這些另類街頭運動人士與大眾對話的機會，而不希望這僅是（或者與大眾的對話後不能只成為）爭權奪利的茶杯裡風暴。首先，因為藝術家對泛政治口號的厭煩，當然還有追隨的指導方針，使得張館長變成（也可能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必須認真實踐自己「謊言」的官僚；其次因為典藏制度，引發一長串辯論，從除色小組指責的黑箱作業、高壓人事管理，到藝術家紛紛超越對個人的指責，探討美術館的「現代藝術」角色、典藏與展覽制度、市民主義還是便民同樂會的爭議，讓藝術圈先專業化，接

著社會化，這種過程無疑值得觀察。

在音樂部份，我們採訪了前陣子在「野台開唱」和「96年春天吶喊」引人注目的樂團「迷幻幼稚園」，看看未脫稚氣的女性身體如何在台上唆使人們作愛，影像部份以一篇張玉青的影評作為第三屆女性影展的前戲，在書品告別式裡，我們再度為賈曼、葛哈絲舉行紙上葬禮。

最後，本期週報多了一封讀者意見調查表，因為我們在未來幾月中可能會有一些變化，在前往新的旅途中，編輯部非常需要願意同行讀者的意見，希望讀者們可以熱切表達看法，不單為了贈品。



編輯室手記



來函照登

「夜幕低垂」是一部有夠單調的同志電影，就某種程度而言，我甚至懷疑它能不能稱為同志電影。表面上卡蜜兒受到來自同性派西亞的吸引，實際只是來自情慾的糾纏；如果我們把派西亞換成男人，讓他在剪影鏡後靈巧的玩弄光球，再把空中的歡騰姐妹花改成更挑情的兩性雙人秀，把劇中基督教對同性戀的說教改成對婚姻忠誠的辯證，卡蜜兒甚至連表情都不必改的演出床第之間的纏綿，全片就可搖身一變，成為一部製作精美的三級片，這樣講也許太刻薄，不過全片充滿 Zalman King 的野蘭花調性卻是不可否認的事情。太戲劇性的衝突設計（封閉保守的神學院 v.s. 瑰麗眩目的 circus 空間），太過二分的意念對立（只要是屬於宗教的就是乏味而壓抑，只要是同性愛戀就美麗而神奇）使原本可能的信念掙扎被簡化成洗衣店的肌膚遭遇、門前的長吻與按摩的情慾高漲，種種平面的橋段安排之下，使得同志的議題嚴重失焦，人物的行為變得簡單而可預測；如果要你在邪惡宗教與完美戀人間作一個選擇，相信其困難度不會比在李登輝與李登才間選一個人做總統來的困難。

「夜幕低垂」不可否認是一部姿色頗佳的電影，全片的攝影、場景、服裝設計等等都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成績，可惜冰封下的情慾靈動和高空舞蹈的奇幻象徵並不能掩蓋劇情的空洞與人物的失真，當我在高度浪漫化的氣氛下見到卡蜜兒與派西亞激情相擁的同時，仍不禁懷疑她們的內心是否真正的相連。

讀者黃克義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兩期。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lihpao@cc.wjce.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編輯室說明

刊載於破週報三十期 顧姿認同政治——周華山 vs. 何春蕤 一文，係由台灣 身體氣象館 主辦邀請周華山來台所做之對談，事後承主辦單位惠予轉錄文字之權，特此說明致謝

看來，看破報，就像美感一樣，是目的，也是手段。本來看立報的許多幼稚時論，大倒胃口，正想何苦來哉？

不料，看了「城市規劃理論」的消息，趕忙殺過去聽聽政經學派的人蓋什麼；不管怎樣，我總算應用破報了呢！

更不用說順道買些大陸的書，回來又補看了破報上一些人物訪問，不錯，要嘉獎，有人味多了！

拜謝！

P.S. 本人對文運會大搞諾貝爾文學獎在訪台啦，神氣活現地利用新象大作「杜蘭多公主」歌劇會，把中正紀念堂變成國際魚點等華而不實的美學（因為台北的「共同體」、「新故鄉」何在？）而無法補助《當代》，使它成為「上一代」，深表抗議，看來只好多買幾本過期的《當代》了！

讀者鍾漢清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第三十三期目錄

北零館 Damn the Museum

目錄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編輯室手記
- 3 目錄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13 讀者意見回函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專題 FEATURE

北零館

- 15 藝術家的臉都變綠了
 - - 藝術界搶救北美館事件
- 16 現場目擊
- 18 惡聲喧嘩
 - 青年藝術家的意見
- 20 北零館
- 21 市民主義或民主專制主義
 - - 北美館張振宇事件的省思



破報報 POTS CURRENT

電子花車秀 PERFORMANCE

- 10 在分割空間中轉型
 - - 專訪盧偉力談香港小劇場
- 音樂豬耳朵 MUSIC
- 12 Suck Me Baby! 唱爽的迷幻幼稚園?!

兩性決明子 GENDER

- 22 性別壓迫與國家
 - - 四個女性主義流派的國家觀

影像輪盤 FILM

- 24 女人，你要豪放的是什麼？
 - - 關於《好女孩不該做，女孩做的好》裡女性射精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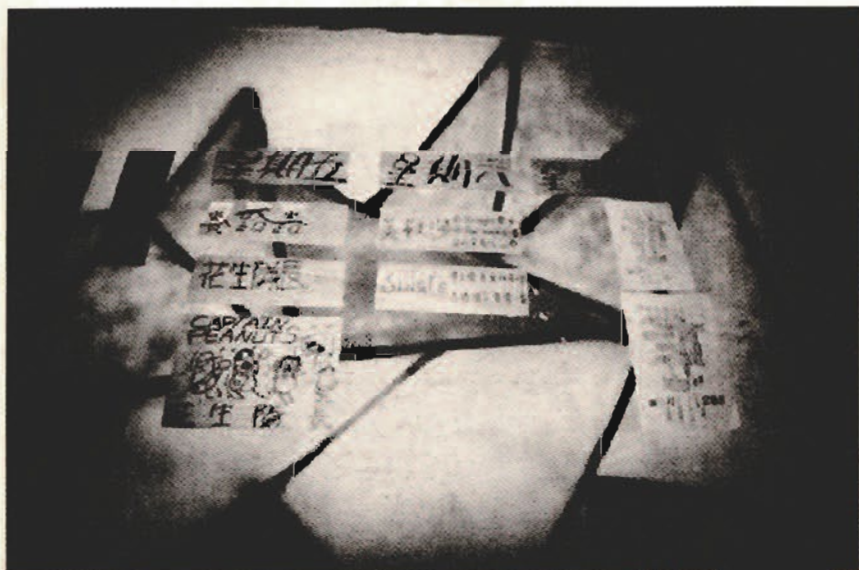


破專欄 COLUMNS

惡女周記

- 05 另一張臉
 - 資訊鐵板燒
- 06 電腦神話的創造
 - - 從蘋果戰爭到憂鬱巨人
 - 另類電腦書
 - - 在使用手冊之外
- 07 黑客文化與微軟陰謀
 - 其他的另類電腦書
 - 另類文摘
- 08 馬摩的故事
 - 書品
- 26 情慾政治的肉體詩學
 - - 德瑞克·賈曼，投置在聲色迷境的死詩
- 28 空屋
 - - 莒哈絲早已「不在」，而你現在已然「不在」





文・圖 / 丘德真

■要去 Scum? 門兒都沒有!

Scum -- 地下音樂集中地已真正的地下化。長久以來的刻苦經營已夠慘了，而且從來都沒有自己的門，跟一家電動玩具店共用。然而最近電動玩具店要避風頭，把大門關起來。但音樂的生命力是頑強的。在原來大門之位置，Scum 都有派人站崗，如果你想進去 Scum，他們都會帶你走進一道暗巷，從後門進入。

其實這也沒什麼不好，反正我上次透過那道暗巷，可先洗滌心靈，再進入如此的替代空間，然後接受夾子的 noise，感覺滿好的。不過台北市這次取締電玩店，官方很風光，背後卻犧牲了前衛音樂愛好者的走火通道。可見為了集體管制、壟斷稅收，除了非法的地下經濟活動不為官方所容，甚至合法的另類音樂（廣義的地下音樂）也可犧牲其發展空間。反正，非主流就活該倒楣。

媒體

■四月十五日戲院設置法令鬆綁電影業這企圖再建第二春

內政部營建署與各級新聞、建設、工務等相關機關開會決定，最快在今年六月後，電影院樓高十二公尺的限制就可望放寬。（當然前提是逃生避難及消防設施完善），並開放「一廳改多廳」的限制，同時準備修正五年前及送達立法院待審的電影法，對戲院減輕罰則等。

電影主管機關積極配合戲院、片商放寬相關法令，企圖聯手挽回已經差不多的電影業，召回觀眾。在整個電影工業低迷至谷底的今日，才談影院設備的改進以吸引觀眾，似乎已經太遲，因為上游電影工業的惡搞，導致製作環境的變質，片商現在滿腦子希望靠西片來賺錢，從這樣的心態出發令人可議。

■四月十四日「遲來」的正義?

李連競選總部在總統大選前向聯意公司 TVI、TVBS-N、TVBS-CS 購買節目時段，播出兩個小時的競選晚會節目，遭新聞局電視評審會判定「節目廣告化」，聯意公司可能因此遭受上千萬元罰款。

聯意公司表示對於電評會的決議，不論是「警告」、或是「罰款」都將據理力爭。

對於這樣「不痛不癢」的「正義」，既不會損害到「龍顏」的威嚴，又彰顯了某種程度的「正義」，對於電評會而言真是適當，說不定還會讓人覺得是藉機修理！

音樂

■四月十四日 老叛客回巢，Siouxsie & The Banshees 宣告散團

打從 1976 年成立至今，樂風歷經叛客、歌德、新迷幻等變化的老牌樂團 Siouxsie & The Banshees，日前發表一份標題為 <20 Minutes Into 20 Years> 的解散宣言，內容大意是說：在這個音樂工業正準備大肆慶祝叛客運動二十年的時刻，他們雖感謝大家的支持但也到了說再見的時候，主唱 Siouxsie 在採訪時表示：「我們樂團從來就沒有死抱著任何運動過，我們跟這股懷舊風也沒有任何瓜葛... 儘管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可恥的是它竟逐漸變成一個很主流、商業、貪婪的東西」。雖然樂團散了，如果你想繼續聽到 Siouxsie Sue 這個對八〇年代另類樂團女聲影響深遠的搖滾女將新作，仍可注意她跟該團鼓手 Budgie 合組的樂團 The Creature 的作品。

藝術

■四月十二日 Paz 反對「詩上網路」

詩人帕茲、渥考特和米洛茲在美國邁阿密一項國際書展上表示——他們寧可只有一人好好讀過他們的詩，而不是在電腦上有上百個人一掃而過。帕茲還說，他不相信「詩已經死了」這樣的說法；如果詩真的死了，那麼社會也就死了！對於像「詩」這樣要求字與字之間音義撞擊的藝術，文字的空闊、閱讀的時間確是不同於一般文字資訊；如連詩真的上了網路，那麼詩是不是只剩下「開喜烏龍茶」？

■四月十二日亞維德藝術節看台灣這塊小島

在文建會頗顯施以關愛的親神，以及當代傳奇劇團這幾年來在法國出風頭的記錄，終於，去年十一月應文建會邀請，來台灣的亞維德藝術節執行

長，日前來函表示一九九八年的亞維德藝術節將以台灣的表演藝術為主題。這個消息的傳來讓文建會一方面受寵若驚、一方面擔心？烤熟的鴨子會飛走，已緊急地成立五人先遣小組前往法國實地探勘；而從沒這麼被禮遇過的文建會所派出的先遣部隊，包括戲劇學者吳靜吉、新象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樊曼儂、國家文藝基金會執行長陳國慈、劇場工作者李永豐和陳以亨等在檯面上熟悉的重量級中年人物。

性別

■四月十二日兩性工作平等，育嬰假不分男女

行政院經建會通過男女平等工作法草案，規定五十人以上勞工企業，勞工任職滿一年後，家中若有未滿一歲孩童需要照顧，均享有留職停薪一年的育嬰假，不限男女，雇主不得因其申請或留職停薪期間，而予以解雇或其他不利待遇。好一個法案！只是別在行政院院會或立法院審議時，又東刪西改，保守依舊。

■四月十三日「聯考優先論」害人不淺，小情侶跳樓殉情

一對高中生情侶因為家人不贊成，雙雙跳樓殉情，只要求死後合葬。此事令小記者頗多疑惑：聯考考得好不好跟戀愛有必然關係嗎？兩家大人何必苦勸強阻？其實早早發展情慾，可能身心會更加健康，思考創造力也可多元發展，不是嗎？如果怕別的小孩因性衝動被壓抑只好苦苦讀書考得比較好，那就鼓勵大家都來談戀愛不就得了！

■四月十四日洪淑鶯當選新知理事長，女書店出版部開張有喜

婦女團體有喜成雙：前喬遷至永樂婦女服務中心的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改選理事會，洪淑鶯當選理事長之職；女書店成立出版部，創刊作《覺醒》見世，《不再模範的母親》、《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亦將陸續出生。

事情是從她看見那一張臉開始。那時她和丈夫在做愛，一個閃神，她看見原本在她上方正冒汗扭曲的丈夫的臉，變成一個女人的臉孔。

她嚇了一跳！以為自己在做愛途中咽著做了夢，她使勁搖搖頭，卻聽見丈夫的聲音。

——怎麼了？會痛嗎？

沒事沒事，她說，心中暗想，怎麼了呢？那是誰的臉？一個很漂亮的女人，是她認識的人嗎？

最近她都有些心不在焉，或許是帶孩子太累，而且常常胡思亂想的緣故，她不禁臉紅，胡想些什麼？還不是他害的，自從一個月他買了第四台的解碼棒回來後，自己像變了個人似的。

原來第二十三頻道就是A片啊！她不敢相信在電視裡的第四台，到處都有人在看吧！自己活到三十幾歲生了兩個孩子，第一次看到的A片而丈夫十三歲那年就看過了！在性的方面她一向比別人遲鈍吧！難道是沒性慾的緣故嗎？可是丈夫以往都說她害羞、拘謹的反應在少女時代最令他心動不已……那為什麼他看見A片裡熱情狂野的女演員還會那麼激動得都勃起了呢？

——不要嚇到喔！他們是在演戲。

一個月丈夫興致勃勃地把鎖碼棒按裝好，一手抱著她，一手拿洋芋片吃，就這樣對她說。

她真是大開眼界了。整個晚上，電視畫面上出現的鏡頭真是前所未見，除了那些丈尺寸的黑人白人，長時間而高難度的姿勢，淫穢的粗野話，更令她驚訝的是看見女人之間的愛撫、口交互相插入……

——為什麼要演女人跟女人那個呢？

她問。那個當然是指做愛，她總是羞於開口。

——男人愛看啊！

丈夫說。看女人做愛是最刺激的事。

是這樣嗎？她搞不懂，那樣不就是同性戀嗎？難道男人喜歡那樣？那為什麼她大學一個好朋友只是長得比較中性常約她去吃飯生日會送她好大把的玫瑰花？丈夫就說：

——小心她，那傢伙是同性戀！

其實她的朋友長得很美，身材更是沒話說，況且她從沒對她做出「那種動作」啊！她真是愈來愈不懂男人了！

或許是那時想到她的朋友了吧？對了，有一年生日她還吻過她的臉頰呢！她又臉紅了，好奇怪喔！看著看著，身體就熱了起來……內褲好糟糕有一點溼……剛才換好的呢！自己是怎麼回事？對了，有一次上游泳課換上泳衣她才知道原來她朋友的胸部那麼大，皮膚好白皙……

那天，她第一次略為主動地暗示丈夫想做愛，她是那麼毫不自覺地拉住他的手移到自己的大腿，往上……

——妳好淫！

他說。簡直是空前絕後的，衣服沒脫就溼成一片真是不可思議……她陷入昏亂之中……想像著那些事……

那天之後她才知道自己原來也有性慾啊！從前她總是順順地配合丈夫，有時會痛，有時擔心要孩會哭，又怕把床單弄皺，也不想待會又要洗一次澡丈夫呼呼大睡後她還得整理好多東西……生過孩子之後她辭掉工作，也學在美容院認識的女人去跳韻律舞把略胖的身材弄瘦一點……

做愛並不是特別美好的事，她知道如果不做

惡女周記

另一張臉

文／陳雪



更加急切地想滿足她，有時會為她不再那麼柔順而氣惱，有時推說今天頭好痛、工作壓力太大明天再做好嗎？有時又會興起念頭說我們來學日本片綁起來玩試試看……

不是那樣的！她想說，我想要更美好的感受！但是她無法形容，女人的身體丈夫難道都不明白嗎？自己腦海中浮現的意念是他無法深入探究的！結婚六年來她不是一直平靜幸福地度過了，是什麼搖動、驚醒了她？將她帶領到一個神秘、

不可知的領域，又放她獨自一人孤獨地苦苦尋覓？……她不再是丈夫眼中溫柔賢淑、沈靜恬美的好太太了嗎？她失去那個形象又將變成什麼呢？

那天她看見另一張臉。和她在睡夢中許多重逢的臉孔相同，美麗、孤寂、充滿慾望，瀰漫著迷惑與不安，那會是她自己的臉嗎？還是另一張正在某處等待著她的臉呢？她即將進入一個她自己不能明白的國度嗎？

她不知道，卻急欲明白。

她向丈夫提出想再去工作的意願，最小的孩子已經兩歲，老大也四歲了，她希望媽媽可以搬過來住，暫時幫她帶孩子，她必須去尋求答案，工作只是一個方向，她想再投身到那到處充滿挑戰、競爭的世界，在那兒，她不再是株柔弱無依的爬藤，她將試著獨立站立。

重新大步行走。

茫茫人海中，或許會再度遇見，她遺失的另一張臉。

丈夫就會像張太太的先生那樣外遇了……

可是那天她顯得好激情，起初她好擔心會被丈夫笑，但是身體裡像爬滿了螞蟥好癢好癢，怎麼都安撫不了，腦中不斷浮現女人柔軟的舌頭游移在女人下體的畫面……以往她從不容許丈夫親吻的私處，現在卻是炙熱、疼痛難當……怎會如此？

之後她在傍晚期待丈夫回家，或者說她期待做愛，像阻塞已久的情慾之流突然暢通，就那麼滔滔不絕地來了……她甚至在深夜偷偷起來看A片，苦苦等候，她忍耐著看許多日本無趣的虛構片只想再看女人做愛的片子……

沒錯，是那樣的情景吸引了她，柔軟、甜美、愛慾橫陳，她夢想中做愛應該是那樣，溫柔纏綿、互相撫弄，像嬰孩般吸吮、撫摸，而不是一味地搖擺、抽動，發出粗野的咻咻聲，一直問她高潮了沒？

她發現自己的改變也讓丈夫有了變化，他有時

雨腥血江的創造

從蘋果戰爭到憂鬱巨人

電腦江湖的創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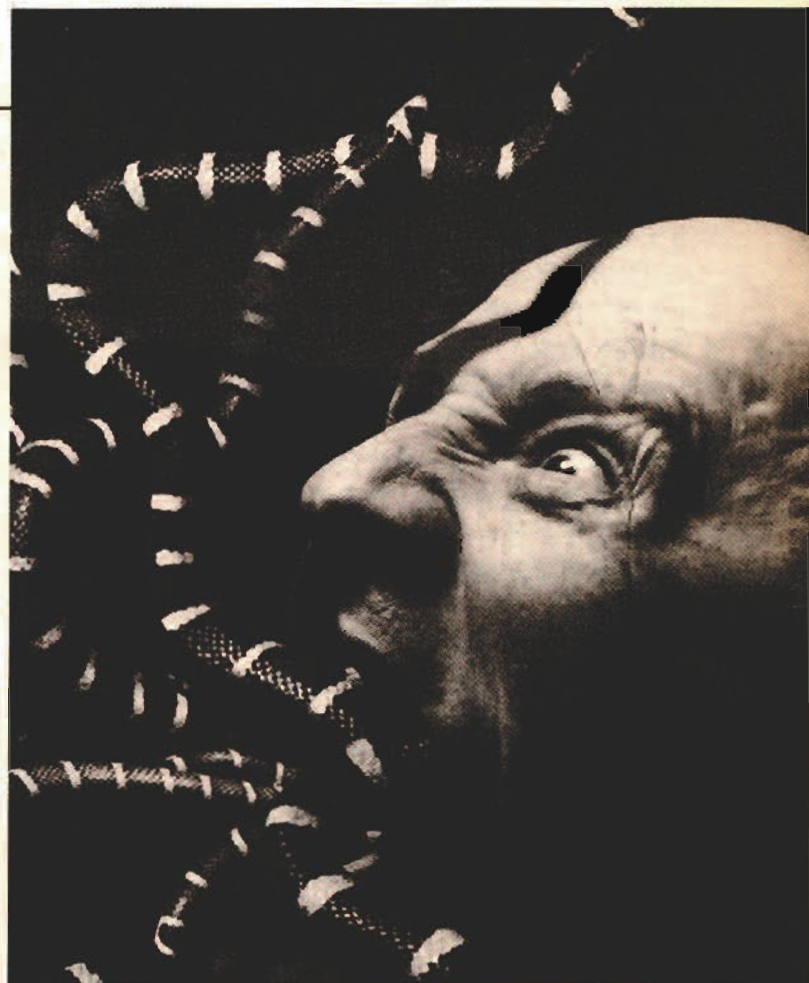
如果說 Bill Gates 代表著新一代的美國夢，矽谷點石成金的高科技產業是當今美國神話的象徵，那麼描述這些「眾神」們大大小小故事的著作，也就成了這些神話的文本了。

很多人都知道蘋果一號在 Steve Jobs 的車庫中誕生，也知道 John Scully 如何被 Steve Jobs 從百事可樂挖角到蘋果公司，後來又如何把 Steve Jobs 趕出去，Steve Jobs 後來開了 NeXT 公司賠錢，現在又因為 Pixar 公司賺錢——這是前後二十年的事情。Bill Gates 更不用說了，從他在湖濱中學和 Paul Allen 一起玩電腦開始，一直到現在的事情都一清二楚，連微軟公司所在的路名叫做 One Microsoft Way、微軟員工有免費飲料可以喝...都常常為人所津津樂道。

這一切所代表著的內容就是年輕的夢想，個人電腦故事當中的主角出場時，大部分都是一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然後他們就這樣白手起家，創造出龐大的事業。事實上，很多人都關心這幾個年輕人，並期待著他們成功，當 Bill Gates 穿著牛仔褲、喝著可口可樂、眼睛紅腫地出現在世人面前，對抗著西裝筆挺、不苟言笑的 IBM 時，這場戰爭的勝負就已經決定了。許多電腦的神話其實就是這樣被大眾所製造出來，而美國的電腦業也伴隨著這些神話而無往不利，全世界最聰明的年輕人們不斷趨之若鶩地到矽谷朝聖，為著夢想而努力。

在美國，描述這些電腦夢的書可以說是汗牛充棟，有的是主角人物現身說法，有的是記者長期採訪製作，有的則是由電腦雜誌的專欄裡集結成書，大多數這類的暢銷書都是用傳記文學的筆法來描寫，更增添了許多可看性。而台灣最早翻譯的這類著作是 Odyssey: Pepsi to Apple，中譯名為《蘋果戰爭》，由時報文化所出版，是當時蘋果公司董事長 John Scully 所寫的，當時台灣還有不少蘋果電腦的愛用者，這些電腦玩家們幾乎人手一本，因而開啓了這類書籍的先河。但因為《蘋果戰爭》對於蘋果公司早期的歷史著墨不夠多，所以後來陳洪業則寫了《切開 Apple：蘋果個人電腦的故事》，補足了這部份的缺憾。

不過由於台灣的電腦玩家們偏好蘋果和微軟，這時微軟還沒有專書出現，所以此後這類相關書籍又回到高科技公司經營管理策略的路子上了，銷售情況也都普普通通，現在也沒有什麼人記得這些書了。其中比較例外的是長河出版社的《挑戰 IBM》(Who's Afraid of Big Blue?)，因為



在使用手冊之外——另類電腦書 文／賴明宗

在台灣，電腦書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每年有超過一千種以上的新書，動輒數千、數萬本的銷售量，不起眼的書也可能賣到四、五百元，這些電腦書作者們的文筆和專業知識很可能非常普通，但他們的超高收入恐怕連張太春都要眼紅。這是一個書籍被當作一般消費品來販賣的特殊市場。

這些電腦書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為了工作或學業上的需求而出版的，可以說幾乎都是各種軟硬體的使用手冊或是課堂上的教科書。在使用手冊和教科書之外的資訊文化類的書籍，只能是另類的電腦書。然而弔詭的是，這些出書量與使用手冊類的比例——像是用餐時鹽巴與米飯的體積差距一樣的另類電腦書，卻也像是吃飯時缺少鹽巴便要索然無味一樣，構成大眾對電腦的認同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凡是選擇電腦作為一生事業對象的人，大概沒有幾個人沒看過 Alvin Toffler 的 The Third Wave、Powershift 或 Future Shock 任何其中一本的。同樣的，自命 Hacker 的電腦玩家大概也沒有幾個沒看過 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 (或其電子版 The Jargon File) 的。要是沒看過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的人，恐怕無論如何也不能瞭解所謂的 Cyberpunk 的腦袋裡到底在想什麼東西。Go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1979 年普立茲獎) 則是電腦科學研究者最喜愛的作品之一，而在台灣大概可以換成 The Dreams of Reason。至於最辛苦的程式設計工作者，更有像是 Decline & Fall of the American Programmer 之類人文風味濃厚的技術書籍可以閱讀，並且這樣的書總是特別受歡迎。

文接第七版

翻譯相當差，技術性的部份稍多，並不受歡迎。而陳賢修著、天下文化出版的《意外的帝國》，則是另一本較為特殊的作品，這是由天下雜誌中資訊相關產業報導集結的著作。基本上這兩本書都不能算是電腦書，電腦界和電腦玩家需要的是滿足他們空虛心靈的電腦神話。

文接第七版



- 《切開 Apple：蘋果個人電腦的故事》，陳洪業著，遠流
- Regis McKenna, Who's Afraid of Big Blue? 《挑戰 IBM》，李田橫譯，長河
- 《意外的帝國》，陳修賢著，天下文化
- Thomas Watson Jr. & Peter Petre, Father Son & Co.: My Life at IBM and Beyond 《父子情深：IBM 成長與茁壯》，李璞良譯，絲路
- Stephen Manes & Paul Andrews, Gates: How Microsoft Migul Reinvented 《電腦小霸王：微軟成功之路》，李璞良譯，絲路
- Jeffrey S. Young, Steve Jobs: 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蘋果電腦：成功之旅》，安紀芳譯，絲路
- David Marshall, Bill Gates & MICROSOFT 《比爾蓋茨：電腦奇才》，張麗璇譯，牛頓
- R. X. Cringely, Accidental Empires: How the Boys of Silicon Valley Make Their Millions, Battle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Still Can't Get a Date. 《意外的電腦王國》，羅耀宗譯，聯經
- Alber Yu & Zoe Cherng, Inside Intel 《我看英代爾：華裔副總裁的現身說法》，虞有澄、程文燕著，天下文化
- 《電腦王國 R.O.C.: Republic of Computers 的傳奇》，黃欽勇著，天下文化

最後終於由絲路和麥田文化出版了一系列的相關書籍，重新開始了這類的電腦神話的翻譯，《彈指乾坤：蓋茲微軟傳奇》(The Making of MICROSOFT)和《蘋果電腦：成功之旅》(Steve Jobs: 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算是兩本最主要的著作。智庫文化的《憂鬱巨人——IBM：榮耀與無知的矛盾年代》更是將IBM的衰落及微軟的崛起描繪得淋漓盡致，可以說是電腦神話的經典代表作品。

其實，我們可以稱這類電腦書籍為「個人電腦史」，但是這類書籍往往充

斥著英雄主義，將高科技公司的經營成長、技術的累積和進步都歸結於少數英雄人物，忽視了這些英雄之外的許多東西，難道說這樣片面的觀點就是歷史嗎？如果換個角度來看，你會發現這些英雄們和英雄們所開創的公司，幾乎不曾帶來什麼技術創新，他們的行銷能力，特別是掌控媒體焦點的能力，恐怕才是這些英雄們真正偉大的地方。這些故事為我們所帶來的並不是歷史的關照，而是撫慰每一顆對電腦懷抱夢想的心靈的神話傳奇故事，為許多孤寂地坐在電腦前探索的年輕人帶來希望。★

黑客文化與微軟陰謀

文／capita

1995年，在穿織交錯的國際網路中
兩個資訊社員，將要展開他們的……

微軟陰謀

新時代的創刊號

The Microsoft Conspirac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在所有 hacker 相關著作當中，唯一被翻譯的一本《電腦叛客》(Cyberpunk: Outlaws and Hackers on the Computer Frontier)卻是最糟的一本書，Cyberpunk 和 Hacker 的意義都被醜化了，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似乎這兩個詞都成了目無法紀、專事破壞的電腦高手的代名詞。這根本就是一場錯誤，於是這本書就成了 hacker 必讀的最佳錯誤示範。

，寫一個太空冒險的電腦遊戲，而需要一個好用的作業系統，於是創作出來的——也許你會對 hacker 的想法完全改觀。相類似的還有主宰電腦界二十年的 C 程式語言，也是因為發展 UNIX 順便發明出來的……這才是 hacker 們所崇尚的典型，擁有無盡的創造力，在談笑間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Life with UNIX: a Guide for Everyone 這本書說明了許多跟 UNIX 有關的趣味典故。

真正屬於 hacker 的著作，其實都是具有一些遊戲意味的，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 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沒看過這本書的人恐怕沒有資格稱作 hacker，這本書將 hacker 們打趣的術語蒐集起來，並加以整理，這本書最原始的版本是電子形式的，稱為 The Jargon File，並有一個 hypertext 程式。從此這類著作似乎沒有一點趣味，沒有好玩的程式就不成爲一部 hacker 的經典。像是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原本是一部科幻小說，但 hacker 們喜歡這本書之餘，還製作了一個有趣的程式 HHG，作為這本書的輔助和延伸。The Computer Contradictionary 則是另一本和 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 類似的作品，雖然這本書的創作性質比較大，卻也更具可讀性。

在台灣唯一的 hacker 作品則是單中杰和戴凱序合著的《微軟陰謀》，談微軟公司由於免費的橘子汁不夠用了，陰謀要將建中學生變成橘子汁的幻想故事。這本「書」的原始版本是散裝成一張一張的紙，可以說是最正統的「另類」作品。有的人則會將一些帶有幻想性質的著作歸類為 Cyberpunk 的作品，在 hacker 之外還帶著些許的幻想及反社會意



文／賴明宗

其他的另類電腦書

這份書單可以看得出來，願意嘗試出版一些較為不同的電腦書的出版社，就只有時報文化、資訊人和天下文化三家而已，其中《我的電腦探索》集合台灣一些 hacker 寫出他們學習的心路歷程，《資訊焦慮》談資訊爆炸時代的自處之道，這兩本書較值得一讀。

資訊人文類：

- 《智慧之旅》朱邦復著，時報文化
- 《資訊遊俠列傳》賀元著，資訊人
- 《我的電腦探索》黃志賢等著，資訊人

科技類：

- 《複雜：走在秩序與混沌邊緣》齊若蘭譯，天下文化
- 《模擬真實》金祖詠譯，時報文化
- 《數位革命：011011100101110111...的奧妙》齊若蘭譯，天下文化
- 《擁抱未來：「資訊高速公路」未來新藍圖》王美音譯，遠流★

在這些「專業人士」之外的一般電腦使用者，也少不了要津津樂道於 John Scully 的 Odyssey: Pepsi to Apple 所談論的蘋果公司故事，或是 The Making of MICROSOFT 裡一再宣揚的微軟傳奇，難得一見的重量級著作 Big Blues: The Unmaking of IBM 更是鮮活地描述出 IBM 衰落與微軟崛起的故事。個人電腦的歷史就像三國演義一樣，被一層一層的傳奇色彩包裹得迷人非凡。

當然，這些書當中有著太多的意識型態問題，純美國式的思考也是許多文人一再批判的。然而真正的問題是，台灣自己的本土論述呢？世界第三大的資訊工業大國，所有的資訊文化竟然都要原封不動地從美國搬回來，在這樣的情形下，許多猛烈的批判似乎讓人有點空虛的感覺呢。在台灣還沒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資訊文化之前，也許我們只能好好地研讀這些書，並思考著我們的未來到底在那裡。對科技文明深層意識與內涵的探索，將是關心台灣的文化意識的人所不能迴避的問題。—— Alvin Toffler, Future Shock. 《未來的衝擊》，蔡申章譯，時報文化 ——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第三波》，黃明堅譯，時報文化 —— Alvin Toffler, Powershift 《大未來》，吳迎春、傅凌譯，時報文化 —— Eric Raymond (ed.), 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 MIT Press. —— Douglas Adams,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Pocket Books. —— Douglas Hofstadter, Go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Basic Books. —— Heinz Pagels, The Dreams of Reason. 《理性之夢：這世界屬於會作夢的人》，牟中原、梁仲賢譯，天下文化 —— Edward Yourdon, Decline & Fall of American Programmer. 《美國軟體界將面臨的衰亡》，瑞德譯，松崗 —— John Scully, Odyssey: Pepsi to Apple. 《蘋果戰爭：從百事可樂到蘋果電腦》，莫昭平譯，時報文化 —— Daniel Ichbiah & Susan Knepper, The Making of MICROSOFT. 《彈指乾坤：蓋茲微軟傳奇》，陳正平譯，麥田 —— Pall Carroll, Big Blues: The Unmaking of IBM. 《憂鬱巨人——IBM：榮耀與無知的矛盾年代》，傅梅譯，智庫文化★

同樣是描述破壞者的故事，The Cuckoo's Egg 卻贏得較多的尊敬，作者 Clifford Stoll 本身就是電腦高手，這本書就是描述他追蹤侵入者的故事。在這本書中，破壞系統的 cracker 和獨立不羈、名士作風的 hacker 分得很清楚。

hacker 是電腦界真正的傳奇，稱呼電腦高手為 hacker 乃是一種禮讚，最有名的 hacker 族群大概可以算是發明 UNIX 作業系統的那些人了，如果你知道這個價值數千萬美元的龐大市場——竟然是因為這些人悶著無聊，想要利用貝爾實驗室裡的一台閒置的電腦

面。

hacker 們的作風非常實際地影響了整個電腦發展的過程，看太多矽谷大亨的故事，再回頭看看 hacker 的相關作品，將可以獲得另外一種全然不同的電腦史的詮釋。除了 Life with UNIX 之外，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 (1982 年普立茲獎)、Hackers 和 The Devouring Fungus 也都表達出 hacker 的一些特性，不過這幾本帶有歷史意味的書，同時也將 hacker 過於神話了。

—— Katie Hafner & John Markoff, Cyberpunk: Out

laws and Hackers on the Computer Frontier. 《電腦叛客》，尚青松譯，天下文化

—— Stan Kelly - Bootle, The Computer Contradictionary, MIT Press.

——《微軟陰謀》單中杰、戴凱序著，資訊人

—— Steven Levy, Hackers, Anchor/Doubleday.

—— John Barry, Technobabble, MIT Press. ★

Miguel Mañón

馬摩的故事

文／舒詩偉

A · 一周大的馬摩

在薩爾瓦多伊洛潘果的珊桃，馬摩小姐莫名其妙的懷孕了，但她不肯向貧窮的白人母親招出孩子的爸爸。全世界好像都差不多：母親很生氣，把她趕了出去，但又一直心驚肉跳的……

小孩生出後，馬摩小姐抱著他，回來敲母親的門：「媽媽，這是您外孫。」

一個混身發青、厚嘴的原住民模樣的小孩。母親看了一眼，忍不住大叫起來，同時也碰的一聲，當面把門關上。

小姐昏死在門前。壓在身下的小孩似乎也斷了氣。直到鄰居把小孩拖出來，他才發出震耳的哭聲。馬摩又活了。這是一九〇五年。

B · 馬摩十三歲

一九一八年馬摩在餓得兩個眼睛都鼓出時，跑到伊洛潘果的軍營中討生活。

馬摩做雜事、送信、替中尉擦皮鞋；他還學會用鐵刀把椰子像頭顱般一剖兩半，學會彈無虛發的射擊。

但一年後，馬摩不再想忍受各種長官酒後莫名其妙的踢打。可憐的小馬摩開了小差。但也正是在當晚，在馬摩逃得遠遠後，伊洛潘果發生了大地震。

整整二天，薩爾瓦多都在震抖。這個超級大地震爆發出來，橫掃一切。整個伊洛潘果軍營連個影子也沒了，至於營中所有的軍官與士兵全消失在泥漿中。

只有馬摩除外。

C · 二十五歲的馬摩

一九三〇年不是個好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使得薩爾瓦多的咖啡外銷價格大跌。大跌的結果則是滿山遍野咖啡園上的咖啡豆任其腐敗。一批一批專靠以外銷如：香蕉、咖啡等作物莊園工作而維生的中美洲農夫也紛紛被解雇。這是個連美國一些資本家都覺得無路可走，紛紛跳樓的年代。

馬摩不是資本家，他無權可跳，也不必跳；看不到希望的人才跳樓。馬摩這時是個鞋匠師傅，更重要的是他充滿了希望：他與一些人組成了「薩爾瓦多共產黨」。

馬摩充滿了希望與熱情，資本主義已面臨崩潰邊緣。他到處激勵群眾、組織群眾；他翻山越嶺，不只為了工作與任務，也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



馬摩是個人，是個男人，是個薩爾瓦多人。有關這些，倒也無可厚非；畢竟，在陽光下，有什麼叫完美或不完美的？

馬摩還活著嗎？很抱歉！這我們一直不很清楚。那麼，我們到底清楚什麼？我們只知道有位比馬摩年輕的薩爾瓦多革命詩人、政評家與流亡者達頓（Rogue Dalton）於一九六六年布拉格在一次公務中認識了久傳的馬摩，他們在一起談了幾天幾夜，於是決定共同合作，完成了一本馬摩的傳記。

於是，一個原本傳奇的、但默默無名，也不想留名的農家百姓——馬摩出現了。

我只是在想：如果馬摩沒遇到達頓，馬摩還是馬摩？達頓還是達頓？如果我沒有遇到達頓所寫的馬摩的傳記，沒有遇到葛聯諾（Eduardo Galeano）依據達頓寫的傳記再寫出馬摩的故事而我再改寫出來，我還是我？馬摩、達頓、葛聯諾還是馬摩、達頓、葛聯諾？如果你看過這篇故事，你還是你？我、馬摩……還是我、馬摩……？

唉！事情變得有些「複雜」。我只是想說：這不是一篇溫情、懷舊、話當年的故事。如果你想這樣看，如果你只能這樣看，我想你不妨改改自己飲食、消費或口味。而我知道，前面風風雨雨的路還有一陣子哩！

有天早上，馬摩換了身裝扮，想回家看看。家門附近似乎無人，他聽到小孩哭聲，開了門，看到小孩孤零零的躺在床上哭叫。馬摩替小孩換尿布的同時，也由窗口聽到警察正在包圍屋子。

他向尿桶換到一半的兒子說聲抱歉，然後在第一聲槍響之前，由屋頂的破洞逃了出去。

D · 馬摩二十六歲

一九三二年薩爾瓦多靠軍事政變新上台的總統艾南達斯將軍（Maximi Liano Hernandez Martinez），呼籲全國人民選出自己的國會議員與鄉鎮市長。比較糟糕的是不論他玩什麼把戲，小小的共產黨竟然贏得選舉。這使得將軍非常不爽，乾脆把選舉結果的公告做無限期的延遲。

共產黨人覺得被騙，也乾脆舉紅旗造反。伊沙可火山，彷彿不干寂寞，也隨著薩爾瓦多農民拿著鐵刀在攻向伊沙可、拿為沙可、塔庫巴、華於瓦以及其他城的軍營時，爆出熔岩，灰煙塵天。

有三天時間，在美洲首度出現的工人代表會：蘇維維也在薩爾瓦多大大小小城鎮冒了出來。

但在三天後，卻是三個月的大掃蕩。那在七〇年代末打著其名出現的「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LMN）的馬蒂（Farabundo Marti）與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物全給殺了。軍隊也把伊沙可地區原住民革命會長阿瑪（Jose Feliciano Ama）的頭砍下，而且，強迫當地孩童注視，把他們的屍體吊在廣場上空。有三萬多個農民，或因被莊園主指認或誣告，被迫用雙手來掘自己的墳墓，連小孩也未能倖免。在薩爾瓦多各地，只要狗或豬在地下拱一拱或抓一抓，即可看到人的殘肢。

馬摩在這時也給抓了。他與一群人給裝上卡車載走。然後，士兵用槍托打他們下車；馬摩認出這是在搜亞潘果他兒時遊玩的舊地，他倒也很高興能「死得其所」。

他們一對一對的給射殺，在卡車的車燈照耀下。兩個人，背對背，四隻手在背後綁成一團。

經過九次槍聲後，輪到了馬摩；他與另一個被指控是俄國人的版畫商綁在一起。二個人，四隻手，緊抓住對方。當馬摩聽到：「準備！瞄準！射擊！」時，全身開始奇癢，癢得無法忍受……

馬摩在一堆洶向的屍體下恢復了知覺。他覺得自己整個頭在抖動，也在流血；子彈打痛了他全身，他的靈魂。他又聽到子彈上膛聲。啊！最後的一槍！

一射又再射。馬摩眼中全是血。他什麼都看不清，只在等那最後的一擊。但，砍來的卻是把鐵刀。

士兵把屍體踢入溝中，鏟土蓋上。馬摩在槍傷與刀傷下，聽到車子離去。他想爬出來。不知費了多久，不知摔了多少次，馬摩一點一點的爬了出來。而一位叫沙拉芬（Serafin）同志的大鬍鬚也立即戴到他頭上。

馬摩又活下來了。

E · 二十七歲的馬摩

那些曾救過馬摩命的人：那在溝中發現他的、那用雙手一起抬他渡河的、那把他藏在溝中的、那想辦法把他送到在首都聖薩爾瓦多姊妹家的人，全都遭到士兵的毒手。姊妹在看到這個全身是槍傷、刀傷的馬摩時，簡直要抓狂。

在感謝上天中，她也為弟弟辦了個喪禮。馬摩則躲在那追悼他的靈堂後養傷。其實，也只能養傷，什麼藥物也沒；只有姊姊用點草油塗在他流膿的傷口。

馬摩是躲在帳後、發著高燒、聽著他親友鄰居拭淚、為他祈禱的情況下，度過生日。

在守靈的一天晚上，來了一輛軍車。士兵們進入靈堂，皺著鼻。姊姊手上緊抓著念珠，告訴他們是在為已離世的弟弟祈禱、守靈。燭光在耶穌像前搖曳。

馬摩突然想咳嗽。還好士兵們只向神像畫了個十字，然後向姊姊說：「祝他安息！」就離去了。

F · 二十九歲的馬摩

一九三四年夏，在馬摩已被警察連續追捕兩年後，他藏在聖薩爾瓦多西班牙領事的情人的大廈。

一個暴雨雨夜，馬摩望出窗外，看到老遠河彎處的河水正在暴漲，沖向他太太與小孩的草房。馬摩不顧強風與夜巡衛回家。

全家在欲墜的牆邊過了一夜，耳邊盡是狂風與怒川的吼聲。到黎明風消雨退，小草房很幸運的只是斜了點，但仍可住人。於是馬摩向家人告別，想再跑回大廈中躲藏。

只是，大廈不見了，連絲毫痕跡也沒留下。狂暴的河水把大廈地基沖垮，於是大廈、領事的情人與女傭全給沖走了。

G · 三十一歲的馬摩

大江的後浪未必高過前浪。至少台灣政壇人物在九〇年代的表現，未必能與艾南達斯將軍當政時比美。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已經結束了，法蘭哥將軍（Francisco Franco）在推翻「共和國」後，上台專政。全世界第一個歡迎、承認這獨裁政權的，正是薩爾瓦多獨裁者艾南達斯將軍。

這位神貌慈祥如祖父般的艾南達斯將軍，在一九三二年殺了三萬個薩爾瓦多百姓；但他覺得弄死螞蟻才算有罪，因為螞蟻不能轉世。艾南達斯將軍每星期日會透過電台向全民講話。他會聊到國際局勢，聊到靈魂轉世，他會談到大腸中的寄生蟲，也會談到共產黨的危險。當手下的部長或官員生病時，他把放在總統府天井中各大玻璃罐中變色的水，來為他們治病；於是各種怪病從此不敢上身。他會在全國天花病快速蔓延時，下令把所有路燈全用紅色玻璃紙罩上，這樣就可嚇走疾病；而以後報上也沒再看到天花的報導。他為了能發掘陰謀事件，會在熱湯上吊個鐘擺；當他遇到大問題時，就會向自己的大後台：美國羅斯福總統請益。

艾南達斯將軍為以後的人留下許多傳奇。而馬摩這時才剛從被獨裁二年的牢中放出來。他在街上徘徊，像個流浪漢；而且一無所有。

馬摩的確是一無所有。他會有過共產黨，但黨內同志懷疑他與艾南達斯將軍私通，所以才沒在牢中「光榮犧牲」而放了出來。他找不到工作，因為艾南達斯將軍知道他出獄一定沒工作。他會有妻子，但她早已帶了小孩跑得無影無蹤。他沒有屋子可休息，沒有食物可充饑，他甚至連名字也沒有。官方早登記他在一九三二年給槍斃了。

馬摩受不了，他不再想承受如此的痛苦；他想一勞永逸。想夠夠多了，現在只欠一刀。一刀即可切斷血管，斬斷煩惱。

正當馬摩舉刀時，路口冒出了個小男孩。小孩用手在大草帽邊揮了揮，表示請安。小孩想借馬摩手中約鐮刀割椰子。代價是馬摩可留一半果汁吃一半果肉。

馬摩狼吞虎嚥的吃完果汁，彷彿小孩請的是頓大餐。

擦嘴，站起來，由原本死亡的陰影中離去。

H · 馬摩四十歲

馬摩在近十年中大半是在露宿風餐中活下來。他在山洞或墓地過夜，他時時餓的打呃，而且與小偷爭搶殘食。馬摩經常會遇到他姊姊，姊姊也只能對他說：「老天賦你這麼多才華，但他也讓你做個共產黨員算是懲罰。」

馬摩重新得到黨的信任，但這只造成生活更加奔波與辛苦。在一九四五年，黨部決定那些最肯犧牲奉獻的成員得逃到鄰近的瓜地馬拉。

馬摩歷經千辛萬苦，跑到兩國邊界。夜很深了，暗得不見五指，馬摩也已疲憊不堪。他看到棵樹，倒下來；直到清早覺察到一隻大黃牛在舐啊舐的，舐他的腳，馬摩才醒過來。

馬摩向黃牛道早安。黃牛則給嚇住，然後拚命往下跑入叢林。不久，叢林中突然衝出五隻氣沖沖的公牛。馬摩向後看看，嚇了一跳，身後的樹邊就是懸崖，樹身又平滑如漆。無路可逃。這五隻牛向馬摩靠近，正待攻擊，突又停住，瞪著馬摩。牛鼻中噴著氣，揚起角，足頓地，把草踐亂，揚起一片土灰。

馬摩流著冷汗渾身發抖，然後神魂顛倒的開始向牛群結結巴巴的講道理。牛群瞪著這個又餓又抖的人，然後相互瞧瞧。

在公牛群掉過身，搖著頭各自漫遊離去後，馬摩只能不斷的感謝馬克思，以及阿西西的聖芳濟的恩寵。

I · 馬摩四十九歲



圖片來源 NACLA 雜誌

一九五四年對瓜地馬拉，對拉丁美洲，對全球的歷史，都算很重要的一年。瓜地馬拉於一九五〇年民選出來的、具有民族主義、敢公然向美國政府與私人企業挑戰的阿本茲總統（Jacobo Arbenz），給美國分任國務卿與「中情局」局長的杜勒斯兄弟（John Foster Dulles/Allen Dulles）與「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在組成「瓜地馬拉操作計畫」（Operation Guatemala）下被改變下台，而由美方另提了個阿瑪仕上校（Colonel Castillo Armas）代為統治。這也一路下來，也造成瓜地馬拉往後三十五年軍人專政的局面。

當然，就拉丁美洲二次大戰後歷史來看，各地的軍人專政政權，尤其在六〇年代，是個普遍現象；就像在八〇年代以來，文人政府紛紛出現。不過比較有趣的是，在拉丁美洲能上台，而且能執政較長、能善終下台的不論是文人、武人出身的「執政者」，絕大多數一定是從美國的哈佛、耶魯、康乃爾大學（還好！Same Here!）或在美國北卡洛萊納、佛羅里達、紐約、維琴尼亞的軍校或軍事基地中訓練出來。或許，重要的不是文人或軍人政權，而是要能「聽話」能代為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國家利益」。

阿瑪仕上校上台，在五〇年代，也表示瓜地馬拉捲入以美國為首所發動的「東西冷戰」下的「白色恐怖」時代。「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掃蕩，是把這小島上整個左翼勢力全部剷平，而且實施了近四〇年的「戒嚴統治」。拉美各國的掃蕩也差不多。只是愈掃、反彈愈大。

馬摩由薩爾瓦多跑到瓜地馬拉已快十年，仍儘力從事當地工、農組織工作。在新的軍事政權當政下，他成為第五號必須處決的赤色份子與搗蛋的外國人。

即將天明之際，一群執行隊，快速的到達了馬札特南果村，帶著鐮刀，搜尋馬摩。

他們放狗追，想用鐮刀割斷馬摩的喉，把他屍首用馬拖著回城。

但經驗豐富的馬摩，卻也在經過一陣子捉迷藏後，消失在矮樹叢中。

J · 五十八歲的馬摩

馬摩仍像往常一樣，忙著幫農民組協會，四處演講。只不過這次有點倒霉，他在一小村子中給警察抓到，手腳給綁住，送到聖薩爾瓦多。

這是一九六三年，馬摩五十八歲。這次，他遭到長期拷打。有八天時間，他白天給吊著打，晚上放到地上打。馬摩的骨頭斷了，身體痛得忍不住大叫，但他工作上的一句口風都沒露。隊長在侮辱他所親愛、尊敬的人時，這位硬骨頭的老傢伙的血淋淋身體會繃緊，彷彿豎起雞冠的公雞。

馬摩叫隊長不用再玩什麼花招。隊長拿了把左輪手槍頂住他頸子。馬摩激他開火。這二個人，頭對頭，面對面，二人都在大聲喘氣；隊長，手指按著扳機，瞪著馬摩的兩眼；馬摩，睜著大眼，心中計秒，心臟的跳動聲也升到頭部。

馬摩清楚這次必死無疑，也決心求死；只是在隊

長晶亮的眼神中突然閃過一道陰影，或許是累了吧，但馬摩攻占了隊長的雙眼。

隊長垂下了眼，彷彿開始很奇怪自己在搞什麼鬼。慢慢的，他握槍的手落了下來，隨著垂下來的是，他的眼睛。

K · 馬摩七十歲

已經是一九七五年了，馬摩還在動，每天還在拚命，用他生命編出來的詩歌來嘲笑著死亡的各種突擊。

薩爾瓦多統治者並不喜歡見到馬摩的生命詩歌，於是派出身藏匕首的暗殺殺手。

馬摩在聖薩爾瓦多的大學中與學生聊天。他說年輕人應出來取代老一輩人的工作，他說年青人不要只會高談闊論，像個剛下蛋的母雞，而應冒險站出來行動。

殺手靜悄悄的穿過聽眾，走到馬摩身後。正當刀子高舉時，馬摩在聽到一位女聲尖叫下，連捷的滾向地面。

他逃過這一刀。

L · 馬摩七十九歲

放逐並不代表隱退。自二十世紀初即在生死場中進進出出的馬摩，這時已給放逐到古巴的哈瓦那。即便在古巴，在一九八四年馬摩仍與薩爾瓦多民眾站在一邊，投入反抗專制政權的內戰。

馬摩每天仍一大早起床。在清洗完後，即開始工作。馬摩有許多講不完的故事，但他也更會傾聽那即將來到的新時代的聲音，更想去試那還未走過的路。

每一天，對馬摩，都是個新生的日子。



香港「廿豆·盒子畫」參加皇冠藝術節演出之工作藍圖。攝影/丘德貞

文／賴淑雅

號稱香港唯一戲劇博士的盧偉力，上週特地飛來台灣，在皇冠藝術節「香港雙週」中演講，講九〇年代的香港戲劇。聽他講香港戲劇，再回頭看台灣的小劇場，這個被視為青年文化中的邊緣藝術形式，在兩地有著相似的精神，境遇卻不一樣，兩地藝術的頑童一直在有心人的撮合下，希望激迸出火花，卻一直失之交臂。或雷大雨小；香港雙週即將結束，他們回港後，可能不會記得什麼，而從盧偉力口中，我們大概可以將兩地的異同和撞擊在紙上補遺吧。

在訪問盧偉力之前，聽了他在皇冠小劇場的演講「在分割空間中轉型——九〇年代的香港戲劇」，觀眾總共只有二個；後來聽說他的地位像是香港的鍾明德（香港唯一的戲劇博士），而現在在香港搞小劇場的幾乎都是他的學生……或許這裡是台灣吧，他的學生都在香港。

但，香港其實離台灣不遠。

八〇年代狂飆的社會運動把台灣的大學生從校園裡叫了出來，有的綁上抗議布條或搖旗吶喊或熱血澎湃，有的發現搞行動劇比直接透過麥克風叫罵來得有趣有力；如今這些走過社運年代的年輕人有的已經成為今天議會上的猛將或背後幕僚，有的卻撐出台灣小劇場運動的一片天地。

在此同時，七十五分鐘飛航時間就到達的香港，在隱約中也埋了相似的種子，並開出與台灣相似的花朵，在台灣我們稱之為「小劇場」，在香港他們叫「小型專業劇團」。

●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的出現，意外成為小劇團運動的濫觴

七〇年代以前的香港，受廣東粵劇以及由中國北方逃至香港的話劇演員所搞的戲劇影響，戲劇一直扮演文化工具的色彩濃厚，直到一九七七年第一支香港政府扶植的職業劇團「香港話劇團」成立，擺脫陳舊的戲劇包袱以及台灣文化的影響，開始展開本土化行動，而「話劇團」的成立即代表香港政府開始注重本土的文化藝術。

術。

「香港話劇團」如今是許多香港人眼中傳統古典、不愠不怒的劇團代表，雖然不像台灣的「市立XX團」、「省立XX團」流於坐領乾薪的養老場所，卻也不免與時代腳步有一段距離。但「話劇團」當時成立的歷史意義卻藉著定期演出開發了香港大量的看戲人口，也由於是政府養的職業劇團，不需要擔心行政、技術人員的問題，可以專心挑選演出的劇目也自然增多，包括莎士比亞、布萊希特、中國創作劇本等等，當時還在念戲劇的盧偉力說，常常課本上教到某人的劇作，「話劇團」就正好演出該劇目，下課後就跑去看看「話劇團」的戲，裡外都變成戲劇教育系統的一環。

「話劇團」獨霸的局面，在八〇年代初被打破，因為第二支政府出錢養的職業劇團「中英劇團」成立。相較於「話劇團」的古典、像個中規中矩不造驚喜的中年老頭兒，「中英」打著年輕的形象，表演內容著重與觀眾的溝通以及演出的活力象徵，因此培養了一批年輕觀眾，同時還在各地扮演教育劇團的功能，很多年輕學子加入該劇團，也由於「中英」打破鏡框式舞台的困限，製造了現代戲劇的多元可能性，盧偉力說這是香港戲劇形成「分割空間」——「很多人都搞戲，但都搞不同」的開始。

下文接第十一版

臨界點劇象錄《白水》劇照。（圖/本刊資料室）

●八〇、九〇年代之際小型專業劇團崛起，在硬體設備、專業人才同時備齊的狀況下，這一小撮團體竟改變了整個香港的戲劇發展

除了政府開始丟大把銀子養這幾個職業劇團，奠定香港觀眾群的養成之外，八〇年代末「民營」的香港藝術中心成立，接著八〇年代中期香港演藝學院開始招生，海外學人如榮念曾等人紛紛回港，「進念·二十面體」、「赫壘坊」、「沙磚上」等具有實驗風格的現代劇場相繼成立，……「分割空間」的條件愈益成熟。

盧偉力說，香港劇場「分割空間」的形成，在政府扶植的職業團體與數不清的業餘團體中同時並進，其中，「小型專業劇團」的崛起，無疑是九〇年代香港戲劇轉型的契機。

正當台灣的小劇場正在社會運動的溫床中培育時，香港的劇團如「進念·二十面體」則在藝術中心的扶植下獨當一面，成為演而優則插腳文化政策的最佳例證，之後藝術中心逐漸褪去剛成立時的中產階級色彩，蛻變為支持本土、前衛實驗性表演藝術的組織，無形中鼓勵了向來被視為登不上台面的小型實驗團體的成長。

藝術中心在整個香港劇場運動中扮演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加上八〇年代中期後演藝學院的畢業生開始加入劇場活動、提供了具有一定水平的表演人才，直接激發了小型專業劇團的百花齊放，「剛劇場」、「佚名劇團」、「劇場組合」、「廿豆·盒子畫」、「第四線劇社」、「新域劇團」、「進劇場」、「演戲家族」……一個一個誕生；他們除了在劇目選擇上與大型主流劇團不同之外，劇場美學也呈現前衛的實驗風格，簡直與台灣的小劇場有著相同的時代精神。

●一樣是八〇年代末誕生的邊緣另類戲劇，台灣與香港吃不同的奶水長大，長成兩樣的小劇場

不同的是，台灣小劇場幾乎是被社會運動養大的，與當權的政治階級有著「與生俱來」的緊張關係與對立：申請文建會的經費補助上百般被刁難，在養不起專業藝術行政人才的窘境下與主流的大團體爭搶人家不屑的小錢，別說以戲養戲的常態經營，就連好不容易申請來的經費都被砍成

總經費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每每有關文化政策的抗爭、座談會，小劇場人士的在場簡直被視為放砲型的無用之徒，官方僅需應付應付就行了；而長期以來演出場地的缺乏，種種的使用資格限制都在削減小劇場的生存空間，他們進不了國家劇院也不屑進去，彼此在對立的關係中惡性循環。

面對台灣小劇場與官方的泥淖狀態，盧偉力說香港小型專業劇團相較起來少了這一層政治疙瘩，政治審查較鬆散，大部份在得到市政局、區域市政局、香港藝術節、香港藝術中心的主辦或協辦下，都能在文化中心、大會堂劇院、壽臣劇院等場地演出，經費申請上也不像台灣小劇場難，所以香港沒有如台灣一般的咖啡劇場、酒吧劇場（「藝穗會」除外）等替代性空間的原因除了地價太貴之外，沒有需求的原因不難想像。

由於這些內外因素，香港小型專業劇團的發展姿態已逐漸得到各方的協助，不但進駐較大的劇場，接觸更多的觀眾，爭取更多的支持者，而小劇場人士遊走於另類邊緣與官方殿堂的情況也變得不足為奇。

這股小型專業劇團的潮流，使另類表演慢慢地從邊緣向中心轉移，盧偉力舉例說，位於市中心的文化中心劇場，由於這些小型專業團體的經常光臨，竟漸漸成為一個串演實驗意味濃烈作品的空間；而這股潮流亦扭轉著香港觀眾的構成，另類戲劇不再是一小撮人關起來自己搞的活動，反而在演出次數及觀眾數量的成長上，都成為一個足以與主流劇團相抗衡的陣營。

在這些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香港小型專業劇團所面臨的問題，自然不像台灣這般技術性或生存關鍵性的要求，盧偉力認為這股戲劇風潮的問題主要在於創作者的生活安定與否以及能否突破名利關的問題。

他說，小團體取得香港官方資源雖然不難，藝術中心、市政局的劇場政策也再再肯定、鼓勵小團體的藝術水平（例如即將實施的「駐場地計畫」，免費提供小劇團進駐特定大型劇場三個月，使用排練場、演出等），但這些劇團所得錢數最多僅足夠製作費，可能還不足，更別談表演費或車馬費，以至於創作者為了生活而另謀他職或為其他有錢的商業劇團做事的情況相當普遍，生活無法穩定就必然影響創作，尤其在高消費的香港。

在小劇場邊緣中心化的過程中，盧偉力認為能夠過得了「名」字關頭的都熬過了，但是能夠不在乎社會價值的眼光和文化圈的褒貶而默默耕耘者恐怕不多，以至於每每演出時斥資做宣傳，希望打出名號而博得別人的表演邀請函，他說，過不了「利」字關頭的結果就導致作品忽視生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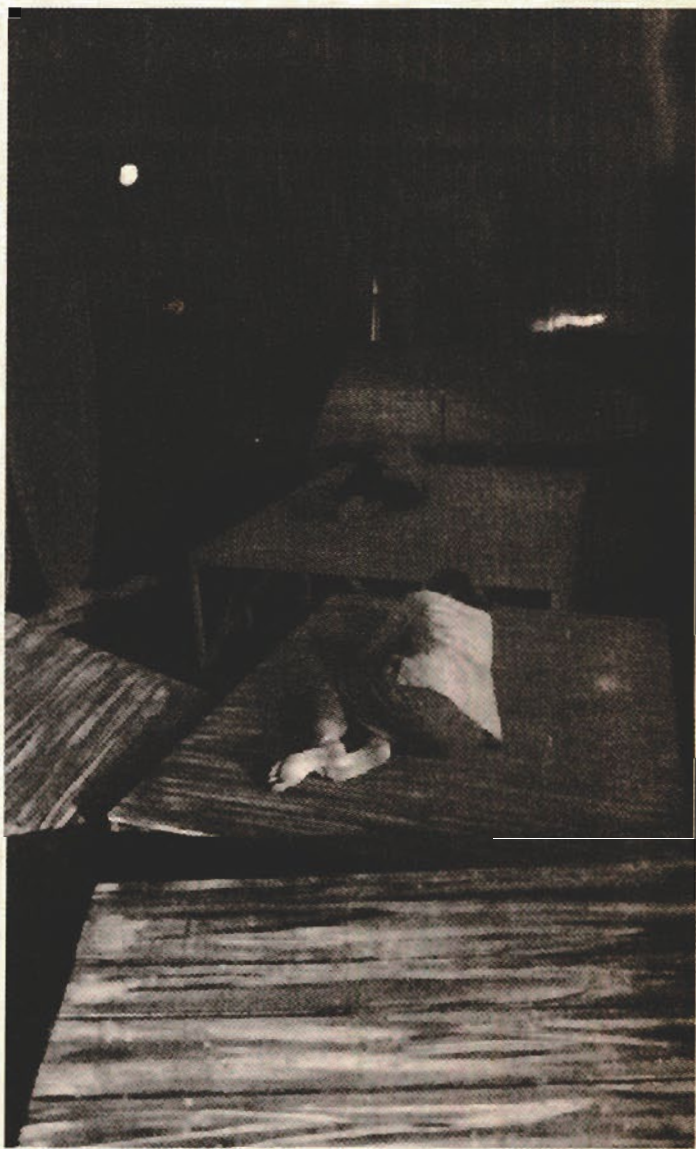
問題。

而在這個小型劇團運動中，形式的另類可以千奇百怪，盧偉力擔憂的是這些另類團體在外在的種種有力發展條件中，無法突破形式的魅惑，而在創作的內容上另類。

●是誰分割了空間、支持了空間的存在？

香港戲劇由於小型專業劇團在九〇年代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而刺激了轉型的可能，小型專業劇團、商業劇團、教育劇場、實驗劇團同時在分割空間中並存，大家都搞戲，但都搞不一樣的戲。

反過來看，七十五分鐘飛航時間即可到達的台灣，小劇場在經費、場地和觀眾群中掙扎，也許不像香港般前景看好，「小劇場已死」的說法也早已滿天飛，卻也迸裂出咖啡劇場、劇場聯盟、小劇場藝術節等另類空間，兩廂對照，這項青年文化中的另類藝術，似乎可以發現不同的生機。倘若如盧偉力所說的，香港小型專業劇團的贊助者其實是藝術家本身，是他們的投入使小劇團活了下去，那麼，台灣小劇場的贊助者是誰？



被社會運動養大的台灣小劇場，圖為河左岸劇團〈賴和〉劇照。（圖/本刊資料室）



文／張育章
攝影／丘德真



Suck Me Baby!

唱爽的迷幻幼稚園？！

你們，有帶自己的寶貝來嗎？

看起來仍不脫稚氣的主唱漠無表情地問了這句話，環視台下一張張疑惑、莫名或是嘴角浮出一絲曖昧冷笑的現代都市人樣版臉孔，樂聲響起，雖然是在大白天的墾丁，或許是音樂裡頭的那股黏稠詭異的張力使然，腦中閃過海防部隊晚點名時眾人表情肅然、屏息清唱陳昇版〈夜襲〉的超現實畫面。砲聲隆隆，潛伏在人們身體底層的欲望蠢蠢欲動。

「別再親吻我的嘴...」；他們說取「迷幻幼稚園」這個名字是因為人們說他們的歌有點迷幻，樂團裡三個女生在練團室裡唧唧呀呀的像是幼稚園的孩子在說話。「別再親吻我的臉...」；如何成為人見人愛小淑女秘訣第一條：不搞團（據說在不受歡迎的排行榜上女生搞搖滾樂名列第一）、不說粗話（除非妳有把握得到瑪丹娜撐腰，成為 Alanis Morissette 第二）、不隨便接受錄音採訪（否則你會像迷幻幼稚園他們一樣從台北丟臉丟到台南）。

「別再親吻我的鼻...」；一九九六年台灣樂團給我破報：為什麼迷幻幼稚園的曲子〈夜色〉歌詞裡頭只談到嘴、臉、肩呢？答案 1. 經驗不夠；2. 刺激想像；3. 樂團別名「平胸突擊隊」；4. 以上皆是。

「我只要你的寶貝，給我你的寶貝，拿出你的寶貝，秀出你的寶貝，讓我親你的寶貝，讓我咬你的寶貝」；別以為喊得震天價響的「情慾解放」真的改變了多少既存的意識型態，在這個男性雄據多年的搖滾樂圈裡，女性公開唱出如此露骨的歌詞還是會引來異樣的眼光與非議。「其實我覺得同一件事講三四首歌並不是很誇張啊，」還不滿二十歲的鼓手程之寧（阿寶）憤憤不平地說：「我們大概寫了三、四首有關 sex 的歌，很多人

就覺得我們是在嘩眾取寵，覺得我們唱些很聳動的歌曲是想要一炮而紅」。

的確，從去年參加大專搖滾聯盟的幾場活動起步，隨即被凌威找去 B-Side 演唱，然後就有三四間唱片公司找上門來洽談合作可能，有這麼幸運的際遇連他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箇中道理所在。該團唯一的男生，長的蠻粗壯的吉他手劉文昌（阿昌）帶點譏諷地說：「奇怪，大家都這麼討厭我們，說我們這麼爛，我們還是到處有演出的機會」。

比長相，有圖為證；比技術，他們連「木匠兄妹」歌都練不起來，只能唱唱自己的歌；比資歷，他們半年裡累積的白眼幹經驗恐怕會是現有樂團之冠。聽起來這麼的一無是處卻不知躲在家裡閉門思過反倒還招搖地唱著煽情大膽的歌曲，怪不得被人家議論紛紛。

事實上，對比趙一豪或濁水溪公社在處理同樣題材時招致的評價，不難發現這些批評裡隱藏的性別歧視及父權心態才是癥結所在。即便詞曲是他們自己做的，在大庭廣眾注視下演唱，還是會有畏懼內縮的心結。在台上彷彿腦袋裡只有拍子、臉上始終保持十五度微笑，而在台下卻嘻嘻哈哈像個八婆似的貝斯手陳怡君（小安）回應道：「因為我不太贊同我們歌詞詞，我很害怕，所以剛開始幾次到 B-Side 表演的時候，我都戴著帽子，不喜歡人家看我的臉，後來就覺得比較可以適應了」，阿昌想的則是三二九那天在北美館前演唱時，台下中年聽眾那種聽懂之後邊笑邊搖頭的尷尬模樣。

「其實我們的歌詞大部份是我們想的東西，但有蠻重要的一部份是對別人為什麼會這樣想、這樣做覺得很好奇，」歌詞主要的創作者阿寶很認真地想解釋清楚他們創作的動機，「我們只是代表別人唱出他們心裡想卻不敢講的東西，結果別人都覺得是我們這樣想的」；每到要唱〈Oh! My Family〉曲子中 fuck me, fuck me 這段歌詞就背對觀眾、眼光猶疑，肩負沈

重代言包袱的主唱陳詩玲（小玲）也幫腔地說：「對嘛，不要每次都說我怎樣嘛」、「人家兩姊妹最好，我們一點把柄都沒有」，小玲與阿寶不懷好意地望了望小安。如果細聽迷幻幼稚園的音樂，你會發現他們的曲子濁亂中帶著一股迫人的神秘氣氛，讓人想到 Jefferson Airplane 的〈White Rabbit〉以及 Siouxsie & The Banshees 早期的作品，無可諱言地，流風所及，小玲的唱腔也看得到一些王菲轉口的各派唱腔影子，清楚地標示出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特徵。「我不在乎太陽是否升起，我不在乎總統是誰當選... 請不要叫我好好開創人生，因為醒著的世界實在太不可愛，請不要說我在浪費生命，因為我生來就是為了睡覺」，淺白直接的歌詞，道出了新新世代年輕人對成人世界裡頭權力爭奪、汲汲營營的無奈心態，冷冷地撕裂了在位者描繪的光明遠景。比起過去的年輕人，新新世代們的姿態顯然是高得多，也更有自己的個人意識。他們知道要尊重不同的意見，卻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是什麼。像阿寶就說：「基本上那些唱〈小叮噠〉的歡樂樂隊也很好聽啊，我們都很喜歡。可是我們就不是那樣子嘛你就不能要我們那樣子嘛可是又不得不在那種地方唱嘛那你們要我們怎麼唱嘛我們就這樣混過去嘛那你們要我怎麼辦嘛為什麼要我拿一個 condom 在總統府前面吹（語調迅速拔高，停！）」，然而新而獨立的青年文化也不可能靠著喝「拒絕」的奶粉就能長大，如何靠自己或同儕的奧援來壯大羽翼，還是新新世代必須加緊修習的一門學問。

從這點來看，迷幻幼稚園對投身五光十色唱片業的小心迴避，倒是頗能掌握正統「另類」作風 DIY 的精髓所在。他們知道以目前台灣的音樂環境來看，即使與所謂的「另類」廠牌簽約，唱片公司也不見得會給你更多的機會，不過是發了一大堆片子坐等結果，同時它還會對你有很多「激發」的要求。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寧可自己錄爛爛的 demo 帶分送親朋好友，最起碼那還是自己能夠完全掌握的東西。想到 Luce O'Brien 在《She Bop: The Definitive History of Women in Rock, Pop and Soul》的序言裡不勝唏噓地寫道：「如果九〇年代初由同仁誌／女子樂團網絡所形成的 Riot Grrrl 運動十五年前即已存在，那麼 The Catholic Girls（她年少時與女伴們合組的樂團）的前景可能會大為不同」。

對於台灣年輕一代的音樂工作者來說，答案又何嘗不是如此？

破週報 讀者意見回函

第三十三期

破週報即將邁入新的進程，為了確切知道願意同行的人作何感想，我們的目的地、行程、玩法可凝聚成充滿生命、自發的青年文化經驗，我們急需您的看法。

Dear Pots:

Reader

請介紹「它」給你的朋友，寫下他／她的姓名住址，寄回意見函，我們將贈一期的破週報給他／她和您。

姓名
住址

基本資料

姓名：☐男☐女 年齡：
地址：
電話：
教育程度：研究所 大專 高中 其他
職業：公 教商 工 傳播 創作 自由 學生 其他
服務公司（就讀學校、科系）：
是否擁有 email address：☐是 ☐否

讀者明鑒

您喜歡本期本期的哪篇內容，可複選：
☐ A. 專題
專欄 ☐ B. 怨女週記 ☐ C. 另類文摘 ☐ D. 資訊鐵板燒 ☐ E. 書品
破報報 ☐ F. 兩性決明子 ☐ G. 電子花車秀 ☐ H. 影像輪盤 ☐ I. 音樂豬耳朵 ☐ J. 藝術賓果
編輯部 ☐ K. POTS VIEW ☐ L. 報馬仔
原因：
您喜歡本期哪篇文章之美術設計（可複選）：
您為本期的封面打幾分？☐ 100—90 ☐ 90—80 ☐ 80—70 ☐ 70—60 ☐ 不及格
您會詳讀破週報的每篇文章嗎？☐ 會 ☐ 否

性格水平

您平常每週會花多少小時上網際網路（internet）：☐ 不曾 ☐ 2—4 小時 ☐ 5—7 小時 ☐ 8—14 小時 ☐ 14 小時以上
您每月花多錢購買書籍雜誌：☐ 1000 元以下 ☐ 1000 元以上
您習慣 ☐ 零買書籍雜誌，還是 ☐ 喜歡長期訂閱：
您在何種消費上投入最多的時間和金錢：
大約每月多少時間：
大約多少花費：

我們之間

您會建議破週報改成月刊嗎？☐ 會 ☐ 不會
您建議月刊的售價：
您會建議破週報發展電子雜誌嗎？☐ 會 ☐ 不會
您會為一份精彩而同時具備深度與時效性的電子雜誌付費嗎？☐ 會 ☐ 不會
您從何處得知破週報：☐ 朋友推薦 ☐ 書店 ☐ 廣告 ☐ 與破週報相關的活動 ☐ 其他媒體 ☐ 網路 ☐ 其他
您期待在哪可以買到破週報：☐ 書店 ☐ 報攤 ☐ 便利商店 ☐ 網路上 ☐ 其他
您在何處買到破週報：
什麼是您購買破週報的原因：
據您估計，您的破週報大概被多少人傳閱：☐ 本人而已 ☐ 1—5 人 ☐ 5—10 人 ☐ 十人以上
您會保留破週報嗎？☐ 會 ☐ 不會

最後，誠摯地謝謝您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帳 戶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 0。
	1 2 2 8 3 2 9 5		
戶 名	台灣立報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註於數末加一盤字)			
郵 局 郵 寄	姓 名		
	通訊處	(郵遞區號) ☐ ☐ ☐	
	電 話		

本聯經登帳後隨郵政劃撥儲金收支詳情單寄交帳戶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帳 戶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 0。
	1 2 2 8 3 2 9 5		
戶 名	台灣立報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註於數末加一盤字)			
郵 局 郵 寄	姓 名		
	通訊處	(郵遞區號) ☐ ☐ ☐	
	電 話		

交易：0501現金存款 0502現金存款（由收據）
代號：0503集權存款 0505大宗存款

本聯由儲蓄局劃撥處存查
200,000元(100張)245×130mm
(60P. 橫)(上亞) 保管五年

破

我們在島嶼的中心爆發

黏貼處

- 試刊號 -- 音樂政治與青年文化
- 第一期 -- 墮胎的一百種態度
- 第二期 -- 夏娃的藝術
- 第三期 -- 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季
- 第四期 -- 好玩女人
- 第五期 -- 學生萬歲
- 第六期 -- 美體帝國與瘦身子民
- 第七期 -- 壩道橫行
- 第八期 -- 反嫖雛行動
- 第九期 -- 連眾顛覆
- 第十期 -- 當代傳奇
- 第十一期 -- 北京搖滾世代
- 第十二期 -- 一起來革命
- 第十三期 -- 美國獨立廠牌四十年
- 第十四期 -- 愛滋紀念被單
- 第十五期 -- 愛滋人權步難行
- 第十六期 -- 人間十年世代誌異
- 第十七期 -- 人間十年走入人間
- 第十八期 -- 算帳交響曲
- 第十九期 -- 小心反挫台大黑函事件
- 第二十期 -- 姊妹們春天的逢場作戲
- 第二十一期 -- ROXY 凌威商行台北版圖
- 第二十二期 -- 黑名單工作室搖籃曲
- 第二十三期 -- 亞洲的吶喊民衆戲劇
- 第二十四期 -- 瑞士噪音台灣南管的交互實驗
- 第二十五期 -- 顛覆啥？香港黑鳥全台行動
- 第二十六期 -- 反反毒藥物必修課
- 第二十七期 -- 反反毒藥物護照／電影白化症
- 第二十八期 -- SEX PISTOLS 老叛客回巢
／反反毒藥物史
- 第二十九期 -- 反反毒政策大哉問
- 第三十期 -- 反反毒之青年文化
／被壓迫的請舉手
- 第三十一期 -- 看不見的城市－實驗短片檔案
- 第三十二期 -- 新芽迸出的吶喊春天

住址

姓名

破週報編輯部收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溝子口）台灣立報社

請延虛線剪下 黏貼後寄回即贈破週報兩期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元以上。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或本存款單已經受理郵局寄出者，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謝

購買十期以上破週報，每期特價 35 元，
過期零售每期 40 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
該次劃撥事宜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藝術家的臉都變綠了！

——藝術界搶救北美館事件



糟糟的前言

專題／王錦華
攝影／邱德富

在政治家的眼底，「市民」是選票；而資本家說，「市民」就是市場；宗教家則把「市民」視作一緣份。那麼，擺在藝術文化中的「市民」又是什麼？

去年九月，打著「希望、快樂、台北城」口號的台北市政府，在紛擾的質疑聲中，由陳副市長力保油畫家張振宇出任北美館館長，希望帶來新人、新政、新希望。然而，除了任用資格上的爭議，張振宇上任七個多月以來，更在展覽歸劃、典藏作業上引起黑箱作業與利益輸送的批評！

四月十二日，藝術界太老林錫嶽首先開砲，直指張振宇上任後的多項行政疏失；隔天，由藝術家黃志陽及一群美術系的學生所組成的「綠蛋小組」，接著在北美館前上演「綠色玩蛋、藝術完蛋」的行動劇。至此，一向獨來獨往的藝術界人士開始瞪大了眼睛、張大了耳朵——看看他們到底在抗爭些什麼？五十位藝術界人士合組成「除色小組」，矢志消除美術館

的「綠色恐怖」；吳瑪悌、侯俊明更以實際行動退出由美術館一手主導的「德國展」！四月十四日，「除色小組」的藝術家們，共同戴上了「綠蛋面具」在北美館前靜坐抗議，他們說，「藝術家的臉都變綠了！」。

這一連串藝術界的抗爭動作，儘管仍受部份人士質疑是「茶杯裡的風暴」；卻引發了關於美術館定位、市民主義與市民美學的諸多討論——尤其是「在舊社會中，一切可欲的事物都屬權貴階級」——Walter Gropius 語了的情況下，在台灣當前「讓人民作主人」的政治氣氛中，現代藝術與原先被規位於「現代美術館」的北美館，該如何與民衆對話？吳瑪悌提出「暫停美術館」的新鮮想法，讓「高藝術」與「低藝術」有對話、辯論的空間。

我們這次的專題除了紀錄整個事件發展的情況，也希望引起大眾的回應與挑戰！果真如此的話，那麼這次事件可就絕對不只是「圈內人」的風暴！



▲去年四月在北美館展出「飛躍的靈魂」個展的黃海雲，其畫作「旭日永昇」原被決議留館典藏。此幅500號（寬320×高202cm）的海景，黃海雲以一號2500計算，對館方報價108萬，後在館方暗示下調整為60萬，未料議價人員最後透露的底價是20萬，也就是平均一號400元的低價（比學生美展的收藏價還低）；連使黃海雲自動離席。這場羞辱藝術家事件透露典藏委員與館方議價人員權責劃分上的爭議；也被認為是新任館長百般阻撓，任行己意的結果。

日期：4月12日
地點：台北市議會三樓法規室
天氣：大雨滂沱
事件：林惺嶽開砲了！

下午2:30，我和阿蓓蓓冒雨前往市議會，她說她的頭髮好幾天沒洗了，我說反正我也好幾天沒洗澡了，而且也沒人會看！（錯誤訂正——我們兩個人的狼狽模樣竟上了大報？）一進室內，林惺嶽高分貝的聲音迴盪在這場「搶救台北市立美術館——來自藝文界的控訴」座談會中，他激動的發表各種資料證據，證明北美館館長張振宇上任後，在典藏作業、展覽規畫、研究業務及人事行政上的種種疏失，要求台北市政府立即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林惺嶽開砲了！他激動地說：「今天發生這種事情，藝術界的人居然還忍氣吞聲這麼久！還要我這個老人站出來講話！我實在是因為聽到這麼多不義的事情，才願意花了這麼多時間去瞭解。」

這些黑暗、醜惡的事情包括——

- (1). 張振宇利用職權主導典藏藝術家名單及底價。先是將前任館長黃光男任內通過的林壽宇、蕭琴、黃海雲三人的典藏案指示稽核小組變更底價，讓其自動出局；後又高價收購陳水風親戚（同時也是他的愛人同志）——王春香的作品。
- (2). 即將於五月赴德國展出的「今日台灣藝術」，德國方面策畫人員克多行文要求參展威尼期斯雙年展的五位藝術家包括在內，但最後黃志陽、連德誠兩人「無故」遭剔除。
- (3). 張振宇上任半年餘，館內人事撤換、調動達四十餘人次；且多為不考慮其專業的擅自調動。
- (4). 張振宇將堪稱鎮館之寶的李石樵作品「農家樂」當成屏風，忽略安全距離、專人看管及恆溫保存的專業保護，危害典藏品甚鉅！

在這場針鋒直指張振宇的記者會中，只見各大報記者穿梭於這場「排除異己

林惺嶽於四月十二日率先開砲，指控北美館館長張振宇濫用職權，欺壓同仁。



日期：4月13日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前廣場
天氣：淫雨霏霏
事件：行動劇「綠色玩蛋、藝術完蛋」

到達北美館前廣場的時候，看見黃志陽身穿著7-11買來的30元雨衣，站在由白色抗議布條構成的方陣中，拿著擴音器面向美術館「喊話」，而他美麗的妻子淑娟則正在他的身後放置一顆顆被染成綠色的雞蛋。他說

：「市民主義絕對不能隨便拿來套用在文化、藝術政策上；我們拒絕特權操控、拒絕拿納稅人的錢，做張館長的事！」。在他慷慨激昂的抗議聲後，美術館靠近中山北路的人口處，傳來了陣陣鼓聲，五位身穿綠衣、戴著白色面具的「綠色死神」緩緩進逼。

在前引導的「綠色死神」每走三步就往身後丟一個染綠的雞蛋，而他身後的四個「綠色死神」則以手持的綠網試圖接住雞蛋，就在這樣規律的鼓聲中，被染綠的蛋有的進了綠網、有的掉落地面。黃志陽則在「綠色死神」進入白色方陣時要求現場觀眾一起拿起地上的綠色雞蛋攻擊代表「綠色恐怖」的「綠色死神」。

現場只見記者門淋著雨忙著拍照、採訪，黃明川和寶島也帶來了他們的攝影機，來做紀錄的工作。在這場以藝術語言演出的「行動劇」後，黃志陽接著邀請到場的藝文界人士公開發言。

首先發言的是賴純純，一身勁裝的她毫不客氣地說：「藝術界實在是太軟弱了！藝術界原來應該是要有勇氣的，但今天站出來的人居然這麼少！」她以諷刺的語氣說：「張振宇既沒知識、也沒常識，更不看電視！論教育資歷、論談話倫理、論人格，他都沒有資格當美術館館長。我們甚至可以從他作品中看到一種對人性的壓制、對性別的歧視，這種由內在到世界擴充到文化界的暴力，真的讓我們憂心『白色』與『綠色』之間有多少距離？」。

接著發言的是寫藝評的石瑞仁，曾在北美館任職的他，對於現場這種「打著綠色反綠色」的活動感到難過，他說：「美術館應是藝術界與社會大眾之間的一座橋樑，今天居然變成大家抗爭的對象？！」。至於傳聞中被張振宇劃上「黑名單」的藝術家連德誠，則在發言指控時，發揮了他一貫拿手的「雙關語」的文字能力，他說：「藝術界並不追究張振宇在任用之初資格不符的問題——如果市政府方面真的能夠『用人唯才』的話。但今天張振宇此『財』非彼『才』？他在油畫界唯一的表現是作為一個『市場畫家』，王春香親戚的畫廊曾代理他的畫；另一方面說來，他也是台北市政府的『奴才』，他一系列的作為都在抹殺現代藝術的創作空間。今天我站出來並不是只為自己出一口氣，而是站在整個大環境來想。」藝評家黃海鳴也說：「美術館是一間用透明玻璃蓋出來的建築，為什麼突然之間會變得不透明？這到底是該怪執政的政黨？還是主其事的館長？還是兩者都該怪呢？」。

藝術界的發言結束後，綠蛋小組一行人又到「伊通」緊急開會，邀集到五十位藝術工作者，另組「除色小組」繼續抗爭；而藝術家吳瑪俐、侯俊明也決定加入聲援，拒絕參加由美術館策畫、五月即將在德國路德維美術館展出的「台灣今日藝術」展。

種抗爭的姿態。藝術創作者與各報藝文記者，還有關心這次事件發展的路過民衆，大家就蹲坐在地上，傳播張振宇的黑箱內幕，辯論什麼是「美術館」？究竟有沒有「市民美術」？

安靜的一天，麥香魚變成臭臭的大便。

睡眼惺忪、抱著一大袋麥當勞的麥香魚餐出現時，只見那群雖不比我們更年輕、但絕對比我們「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藝術家們，一個個戴上了自製的綠色面具、或是將眼鏡貼上綠色玻璃紙靜坐於美術館前。

相較於昨天雞雞蛋的行動劇，帶擴音器高聲抗議的場景；今天沈默的靜坐是另一

記者會結束了，炸彈才正開花！

現場目擊

文/王錦華

日期：4月14日
地點：北美館前廣場
天氣：細雨綿綿
事件：「藝術家的臉都變綠了」靜坐活動

我和阿蓓蓓好幾天都沒睡好覺了，失眠又便秘，真是痛苦！下午，當我們兩個人

相較於昨天雞雞蛋的行動劇，帶擴音器高聲抗議的場景；今天沈默的靜坐是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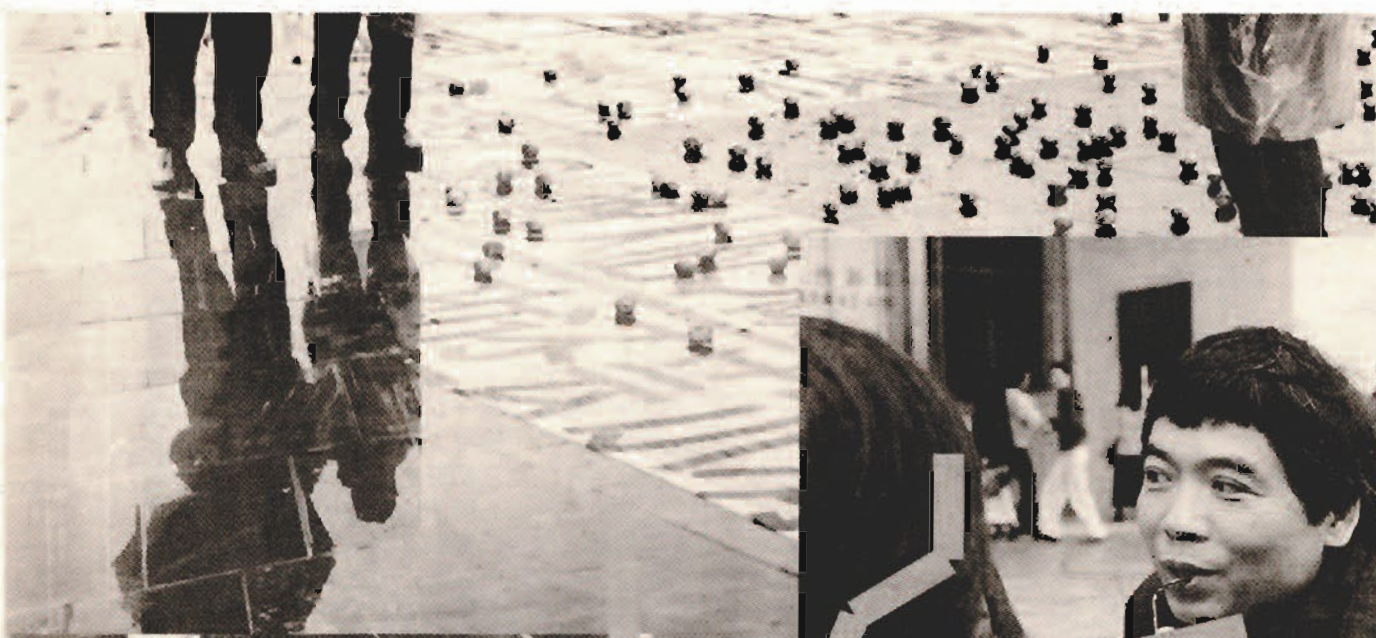


連德誠著名作品《子曰》在北美館展出後嚴重受損，畫家根據保險合約要求賠償，卻被張振宇以「保護畫作」為由堅拒索賠，但修復工作亦遲遲未進行。



黃志陽

《目擊後記》：經過藝術界三天來批評聲浪，張振宇終於正面回應。他說：「一切批評都可以公開辯論！」YA - WHO！這場藝術界的新世代大便（錯字，是大辯——罰寫一千遍！）論，是不是會發展到「暫停美術館」的理想層次呢？請破讀者努力聲援！



口黃海鳴

惡聲喧嘩

在抗爭活動的現場，看到不畏風雨、勇敢站出來的藝術家們，大夥除了熱烈交換有關張振宇各項黑箱作業、利益輸送的傳聞；這次事件也引發了有關「市民主義」、「市民美學」的各項討論。長期觀察台灣現代藝術發展，志在創立一套屬於台灣美學的黃海鳴，以及近幾年來在觀念傳播、辯證創作上相當活躍的吳瑪悌，分別發表了他們參與此次事件的動機與對「菁英 VS. 民粹」的看法。

黃海鳴（藝評家）：在張館長上任後，短短一個月內就發表了近程、中程、遠程的「施政方針」；在近程一項，他所強調的就是「市民主義」。我們曾經當面問過張館長他所謂的「市民主義」是什麼？這到底是所有行政的基礎呢？還是做完後就直接跳到第二步、第三步？或者「市民主義」只是一個便民的措施，讓市民參觀美術館時，導遊講得很好，讓即使是菁英的藝術，普通大眾也可以接受；或者「市民主義」是符合台灣發生的議題、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藝術？

結果的張館長的回答非常曖昧，他只能將它說成「便民」的措施，似乎他也無法解釋清楚什麼是「市民主義」。不過我必須說明的是，我回來才短短兩個月時間，這麼短的時間還沒辦法絕對的判斷——是不是張館長在「吸引」市民來美術館參觀後，會走向其他的方向。我所知道的是——他確實說不出來什麼是「市民主義」，只是直接轉用了一個模糊的政治上的概念；但這也不是我們反對的重點，我主要仍是反對這樣一個東西成為美術館的宗旨——如果真要將它當成宗旨的話，你至少要將它說得清楚，不能拿一個革命政黨的口號隨便套用。我覺得他這樣的「說不清楚」是在給自己很多方便，讓自己有玩弄的自由。

至於菁英與民粹之間的問題，我

想整個後現代是一個轉折，對於比較精神性的、形上學的東西做了一個很大的翻轉，這個翻轉造成說以前佔優勢的東西，不管好壞一律把它打翻下來；那以前所有被擠壓在下的——不管是物質的、官能的都被翻轉過來。照理說，這只是革命的第一步、翻轉的目的絕不是要建立新的建制、新的霸權！而新的霸權所用的手法還是跟以前一樣，只是更進步、更細緻。在台灣這幾年「讓人民作主人」的政治氣氛中，一談到「菁英」好像馬上就被批判；但所有搞革命的、包括民進黨，他上面不是菁英嗎？另一方面，你去想想現在所謂的「大眾藝術」又有多少是由菁英所開發出來的？往往許多菁英藝術，再過幾年後就變成了「大眾藝術」！事實上，所謂的「菁英藝術」他得到的資源是最少、是最受排擠的——他們的空間也只有那麼幾個人做、那麼幾個人看！他們其實是最「弱勢」的！你如果用他們不符合「大眾」來評價，那將形成真正藝術生產者的一個擠壓。這種對整個文化生產線上先驅者的擠壓，對任何文化都是非常大的損失！

另一方面，當我們學西方由「菁英文化」轉向注重「普羅文化」的發展，可是你要知道西方的菁英文化是多麼大的一個體制！他們在這個情況下去做一個反轉是有道理的。那台灣呢？她的文化菁英有多少？根本就是少得可憐！在這種情況下，又去擠壓菁英是有問題的。

青年藝術家的意見

王德瑜（青年藝術家，九縣美展、巴黎大獎得獎者）：事件發展我聽到不少，可是因為私人因素一直沒有到現場去。對於整個事件的发展我希望能聽到多一點美術館方面的回應，所以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意見。但我想由於美術館一開始的本質、定位上的不清楚，造成每任館長各行其是，三任館長各有各的行事風格、各有利弊；對於張振宇所說的「市民主義」，我個人其實是樂觀其成的，我們只能等著看他能做出什麼，畢竟他現在在任的時間還太短，還不能拿這一點作為攻擊他的理由。這次站出來的人，不管說他們是不是各有各的目的、是不是外傳的「既得利益者」，我想如果美術館行政、人事上弊案屬實，他們站出來的結果能造成議會公開調查的話，那很好啊！至少不會像黃光男一樣「搓湯圓」就被搓掉了！至於像我們這種被責罵為「沒有勇氣」的人，我想澄清的是我們根本就不顧忌和美術館的關係，對美術館來說，我們根本什麼都不是！我們支持這次活動，但參與與否我想我們有決定的權力。

王錦華



上文接第十八版

吳瑪悒（藝術家·威尼斯雙年展參展者）：我之所以會過來這裡，是因為聽到了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就像我在市議會聽到那些事，我都覺得很像是一個荒謬劇。事實上，早在我去威尼斯之前，也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像是報上大吵特吵的是不是「黑箱作業」；尤其是張振宇在《南方藝術》發表的那篇文章將我們說成是美術館「走狗」！我看到了之後都覺得實在是很不可思議，因為我們都是奇幻燈片過來徵選，為什麼美術館最後發表聲明時還要強調我們不是最好的；後來的各種傳聞、美術館配合作業的不專業……，這之間有種種不愉快；計畫中回國後的典藏、台灣展出等事宜也都沒了！還好我們到國外的時候，得到了許多正面肯定、許多邀請；但是許多機會仍然要靠美術館去接洽——因為這樣他們在收件、或策畫交流展時比較方便。

但是後來張振宇上台，所有美夢都碎掉了！例如「德國展」，貝克很早就說明以威尼斯雙年展的五個人為基礎，擴大邀請對象。為什麼最後黃志陽、連德誠兩個人被踢掉？這個事件實在太戲劇性！因為貝克來台灣那天，我正好去中正紀念堂買票碰到他們一行人，他們就教我跟他們一起去吃飯，貝克明明說就是我們五個人再增加一些人，名單則還要跟張館長討論。可是怎麼名單一公佈，他們兩個人會被踢掉？！還有一個事情就是有一個墨西哥舉辦的展覽邀請我、侯俊明、連德誠參加，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張振宇對連德誠「感冒」，反正這個展好像就沒有了！

雖然我本身並不像連德誠、黃志陽那樣受波及，可是聽到那麼多事情，就會覺得說蠻傷心的！因為當初在選館長的時候，我們看到過去那麼多不專業的事情、荒謬的事情，真的希望我們的美術館能成為一個專業化、制度化的美術館，尤其是當你走到國外去，你就會知道館長有多重要，因為他必須要有專業能力去推薦藝術家，他必須站在行政上協調者的立場去推動一些事，可是整個中華民國公務人員系統都有問題！整個官場文化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

至於「市民主義」究竟可不可能做為美術館方展方針？這個問題我自己都想要寫一篇大文章來談論它！因為在藝術史裡頭這是一個普遍受爭議的問題。其實每一個藝術家在創作時，也一直在思考怎麼樣跟群眾對話；但藝術不是說每個人的作品都叫藝術；藝術也不是說我今天心血來潮，表演一下就叫藝術！藝術基本上還是一種生活態度——你可以說我今天畫的東西是像小孩子一樣，是沒有受訓練的；但你背後應有一種持續的精神態度，而不是說找一個小孩子來畫一下就叫藝術，它沒有那麼簡單！但這個東西是可以辯論的。

我其實想弄一個東西是「暫停美術館」，暫停美術館的意義在於讓我們重新定義什麼是「美術」？什麼是「美術館」？我對於「市民美術」並沒有封閉性的看法，但如果只是像現在這樣讓民眾來玩一玩就回去了，什麼東西都沒有留下，我覺得太可惜了！

我當然贊成「高藝術」和「低藝術」之間關係的辯論，但如果只是像現在這樣的「開放」，那中正紀念堂也可以開放啊！總統府也可以開放啊！我們為什麼要設一個「館」？為什麼需要一個館長？為什麼館長不是輪流替換？所以說這個東西不是那麼簡單！從張振宇對這個東西的思考不夠，你就可以知道他比較是在配合政治的運作。所以我覺得這是藝術家蠻悲哀的地方，因為藝術家本來就是比較「孤僻」的，他就是不太認同這個社會或別人的東西，有許多的話要說，要用自己的話去說，那本來就是比較「個人」的，美術館原先應該去維護這樣的「個人主義」，可是這個「個人主義」的意思不是完全的排他，而是可以不斷對話和辯論的；整個藝術史不就是這樣的對話和辯論？所以說，美術館應該要提供這樣一個空間，讓所有的對話有出現的可能，而不是像早期的紅衛兵一樣，把所有知識份子都幹掉，我不知道這樣做意義在哪裡？

而且說，如果真是「市民美術館」的話，那張振宇個人的權力本身是最可笑的！他應該先去質疑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先去質疑所謂「高等美術」這樣一個東西。

□ 吳瑪悒

張立曄（青年藝術家）：就我的瞭解，整個事件到目前的發展比較像是藝術中的「政治」事件。我個人不太喜歡這樣的東西！事實上，自從上次到美術館看到吳炫三的展覽就覺得——那種人也是台灣的大師？！看到美術館的畫覺得實在很難看，就決定還是回家看自己的畫好了！還有那個二二八紀念美展，為什麼他們不放劉秀美的畫，他們放那些真叫「二二八紀念美展」嗎？至於張振宇推動的「市民主義」，我想在拓展觀眾群和推展嚴肅的現代藝術之間應該是沒有矛盾的，而關於張振宇行政、人事上的爭議我就不太清楚了。

許堂發（青年藝術家·綠蛋小組成員）：我這次會站出來的動機是我也是台北市民，我不希望張振宇拿我們的錢做他自己的事！尤其是今天早上看了美術館的典藏名單後，我覺得作品的同質性實在是太高了！怎麼多是一些看起來很好看的、市場性很高的、甜美具象的平面作品？比較黃海雲、王春香畫價事件，我覺得藝術圈真的是沒有倫理了！而德國展張振宇竟然可以憑個人好惡來決定名單，這麼重大的行政疏失影響太大了，畢竟只有最好的作品出去，人家以後才會繼續邀請我們，這樣對我們新一代的才比較有出路啊！我真的很希望以後不管是任何政黨執政，他們對藝術文化必須真的重視。我這次看到藝文界的人似乎持「觀望」態度的比較多，我想我們這一輩的會不敢出來是因為大家都參加了市美術館台北展，怕上黑名單吧！而年紀大一點的又因為得到了一點好處，也不敢站出來。我雖然也參加了台北展，但參展是參展，對大環境不義的抗爭是抗爭，否則我們作品中怎麼樣強調「公理、正義」都是沒有用的！

錯亂失焦的 北『霉』館!!



▲「伊通」的帶刺玫瑰——陳慧嶠說，搞革命很好啊！這樣就不會無聊啦！



▲創作一向很「純」的賴純純，這次也勇敢站出來聲援「藝術家搶救北美館」活動。

■文/湯皇珍



湯皇珍

也許該來點幽默感，而不必再去翻開四年前所寫過的東西；那些逐漸消逝在記憶海一場又一場的藝術盛宴倒底源自於什麼樣的結構體制？

我曾經記得，在巴黎吧。如果要明白那一本西洋美術史，那麼，從羅浮宮的愛琴島小陶俑開始讀到大衛的新古典畫作，然後，進入奧塞美術館、橘樹美術館接讀印象派以及塞尚、史丁；輪到馬蒂斯時，龐畢度中心就登場了，約從1905年達到二次戰後的現代與前衛；至於要接觸近代的、當代的作品就屬巴黎市立現代美術館以及三年前重新翻修開張的老式網球遊戲美術館。這般長頁歷史就在一個一個美術館井然有序的接力當中展現得明明白白。沒有找不到收留所的孤兒，也沒有相近類屬再三疊床架屋的浪費。如此緊密的結構體制，建立在每個美術館個性與位置的分明，以及對文化脈絡梳理，傳接與開展的全面觀察。

再說，要專看羅丹有羅丹美術館，要專看畢卡索有畢卡索美術館，而吉美美術館中躲著令人尖叫的宋瓷和唐佛頭彩繪。區域性的文化中心也可以在當代藝術上舉足輕重；郊區的「紅峰」被舉為巴黎最好的沙龍展之一，另外大、小皇宮和教堂都是可以支援的大型展場。只要是展覽，無論大小，質量十足。而我竟納悶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對包括每個縣、市都有的文化中心以及台中、台北、高雄三大美術館，幾乎所有這些或大或小或邊緣或中心的文化場每年都排滿了攝影、書法、陶藝、設計、工藝

、繪畫、雕塑、學生美展、年度比賽以及國內、外各時期多類屬的「專題」展覽。看來好像有許多「個」美術館、文化中心，再仔細思量則分明——只此一模樣，都展的叫——大拼盤，想想在那裡工作的人，上至歐洲最古文明下至最近的當今，東至中國的金碧山水、西至義大利熱門的超前衛，無論是純美術，是應用美術，還是民間美術，上天入地都須通曉，大概連達文西這樣幾百年才誕生一個的天才都自嘆不能！難怪專題非常不專題，展覽非常不專業、龐雜不堪的類屬研究完全無從對焦，近似性的館間重覆造成浪費，一點也怨不得人，因為錯在體制——我們沒有一個文化的架構與哲思。更可悲的是，行之有年的官派行政組織以及毫無接續文化目的的輪替經營，在一種行政與財務的運作下，文化失去它的自主與能動性！回到原點看見的便是一個一個面貌相似、功能渙散的美術館或文化中心。

如果我們的文化架構可以老老實實地從這一個一個美術館或文化場逐層逐序地起造，那麼每一塊磚必然各有功能各有位置，它既擔負著全體文化梳理中賦予它的片斷責任，也接續著它自身的個性與成長。展覽在清晰的斷代或類別專屬下得以深入分枝累積經驗。美術館得以在清晰定位中永續經營。

多久以前啊，有一回，巴黎文化人集結走上示威的街頭，堅決反對由政府派員入主當時的電影資料館，結果文化勝利。文化歸於文化自己的自主性，宣告了巴黎所以成為文化重鎮的基石所在。台灣美術館的錯亂指示了一個根本的文化體制沒有被自主架構的嚴重性！還要多久的吶喊，才能明白文化的機制應來自文化自身的要求，也受文化自身的約制。

【馬路撿到破消息】針對部份台北市議員和藝壇人士連續抨擊張振宇處理人事調動和典藏風波，市議會於四月十六日有四十二名議員連署提案，要求組成專案小組調查，預計本月二十四日召開大會時，將獲通過。

針對「除色小組」批評張振宇「排除異己」的

作風，張振宇和陳師孟卻反駁是對方「排除異己」的流派之爭。

A 排除 B 排除 C 排除 D 排除 E.....，這是數學命題？還是道德命題？請大家專研「超級瑪利」！

市民主義或民主專制主義 ——北美館張振宇事件的省思

■ 文/遙亦

1996年4月12日，畫家林煌敏教授與市議員卓榮泰等人在市議會召開記者會，指控北美館館長張振宇濫用職權，排除異己。4月13日，由北美界人士組成的綠蛋小組於北美館前廣場舉行抗議活動，要求館長下台，4月14日更聚集多位藝文界人士連署靜坐抗議。一連串的活動迫使館長於十五日下午召開記者會說明及澄清……。

姑且不論此次抗爭對美術生態及文化策略有何具體影響，但如果撤換館長就可以改變美術生態的天真情懷，在第一任館長蘇瑞屏的離職後還不破滅，那我們不禁懷疑究竟是人為的因素、體制的因素，還是整個行政體系對文化存有認知上的偏見所造的干預，才是值得深思反省的，而這次事件最少引發六個爭議：

一、內舉無才不避親——最受爭議的是館長任用資格，由於美術館館長任用必須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辦理，即須十等公職（至少高考及格）的資格，但張振宇並無此資格，而在陳正、副市長的護航下，打帶跑的先行就任，再經教育局、人事處等單位修訂「美術館專業人員遴聘要點」，放寬館長任用資格，造成研究員的任用資格比館長還要嚴格的矛盾情形。民進黨的文化政策向來薄弱，但卻不是沒有人才，台北市政府為了達到任用張振宇的目的，不惜「修法配合」，違反程序，此種黑箱作業出來的館長，令人懷疑是否另有隱情。另一位備受爭議的是畫家王春香，當初由她向其表弟陳師孟力薦張振宇，而後她的作品立即被天價典藏，擔任北美展評審……，其中蹊蹺頗值玩味；利益輸送或家族企業在官場上或許存在，但在高喊「市民主義」的陳水扁市長下，無疑是自己打自己

一巴掌，而仍然對「文化」以民主之名行專制之實。

二、行政指導的荒謬——社會上有句俗語：「官大學問大」，連最講求創作自由的藝文界都要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官員指導，那是否意謂台北市政府底下單位的美術館館長也可來指導眾藝術家一番？不論是「市民主義」或「三民主義」，凡是以一個預設的大框框所架構的立場去硬套，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是給予創作自由的一種「政治暴力」；藝術是自發性的，任何過度的干預只會造成另一批教條式、形式化的宣教品。我們樂於見到行政體系對整個藝術環境改善的幫助，卻不願見到藝文機構被行政體系所收編，以藝文之名行政治利益之實的犧牲品。

三、市民主義的盲點——「市民主義」最大的吸引力就在於凡事以市民的需要為最高原則，一般民生需求容易滿足，但以精神糧食為訴求的美術館，是否認為以媚俗的姿態舉辦一連串「與民同樂」的康樂活動，將美術館弄成跟社教館、文化中心甚至救國團的樣子，就能提升市民對美術的鑑賞力，非常值得懷疑。要落實市民主義不是在美術館作秀，舉辦公聽會就可以的，整個教育體制、傳播媒體對藝術的認知若仍停留在非實用性的功利需求中，而不認為藝術是自主性的文化現象，那麼充其量，美術館也祇不過是個一切以政治、經濟為前提的「公家文化買辦」機構而已。對台灣美術極欲建立的主體性而言，將發言權交由市民決定，試問，政治上的總統可由人民直接票選產生，藝術上的主體性難道可由

人民投票而建立嗎？那我們還需要藝術家幹嘛？藝術家不是用來滿足市民需要，取悅市民的小丑，更沒有必要為迎合市民去做秀；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是它那不可限量的潛能，主義可以改朝換代，美術真理是無法被取代的。

四、北美館的定位——從1983年建館以來，13年的漫長時間過去了，美術館的定位仍然模糊，什麼展覽都辦，缺乏專精的整理及開發，舉凡書法、國畫、攝影、漫畫……，很難想像文化首都的台北，空有美術館的優良硬體，卻做著一般社教館、文化中心可以做的展覽，如果北美館要朝國際化方向發展，現代化是絕對必要，可以專精於台灣當代美術的典藏、推廣及研究，至於其它屬於傳統文化的範疇可另設部門或美術館取代，如台灣早期美術館、攝影館、工藝館、當代水墨館……等，一方面可專精，二方面力量不重疊，三方面各藝術領域都有發表的機會，市民也有更多的選擇及更深入了解的空間。期待北美館成為一座進行式的國際化美術館，而不是地方派系分贓的權力空間。

五、典藏制度的質疑——隨著畫廊業界的不景氣，美術館成為畫廊業中的大財主，隨著館長的到任，大量收購中外當代油畫家的作品，令人不得不懷疑，這位以油畫出身的館長，究竟是以保存優秀作品為考量，還是以私交的利益輸送作自己人情值得存疑；私交甚篤的畫家王春香以天價典藏，而受肯定的藝術家黃海雲卻以超低價打壓，更令人不得不以「公私不分」、「黑箱作業」所詬病。行政權力的過度膨脹往往以無知的市民為後盾而行排除異己之實，我們不但要求典藏公開透明化，而且需要以藝評家所組成的小組配合典藏組決定

典藏的作品，否則花大筆納稅人的錢作私人的利益輸送，典藏不具代表性的作品，對市民無疑是一種污辱。

六、雙年展的走向——從早期的新展望到現在的雙年展，的確為台灣現代藝術的發展給予助力及肯定，許多優秀的藝術家也都是從這裡出來，並且邁入國際舞台；現今國際美展除了工藝技術方面的展覽（如陶藝、編織……）外，已不再以媒材分類，而改以主題性的研究，容許各方面多元表現的可能；然而張館長一上任即宣布要舉辦繪畫（油畫）三年展，分封中生代油畫家上封神榜的味道太濃，且有與畫商勾結之嫌（受肯定的油畫家在市場上的價格必然上揚），令人感到憂心；另一方面，96年雙年展更以「台灣藝術主體性的建立」為名，規範一個框框去套，令人懷疑這樣所建立的美術史觀不是台灣的主體性美術，而是民進黨對台灣主體性的一個「圖像解說」，文化是一種長期累積的現象，不是靠一些詩人、歷史學家或文化評論者所認知的「社會決定論」去建構一套歷史觀，這樣做的話就是徹底漠視美術的內在發展性，台灣美術有沒有主體性尚待觀察，但要以一套預設好的主體性意識挑作品去套這個框框，是一種速成且暴力的先上車後補票行為。

此次北美館引發的問題固然跟館長本人有很大的關連，但是整體環境不改善，並且變相到人身攻擊的派系鬥爭，換誰做館長都是一樣，那就不是台北市民之福了。期待整個藝術環境的完善，更期待北美館成為當代台灣美術發展的根源地。

性別壓迫與國家

文／臧汝興
(韓國文化評論者)

四個女性主義流派的國家觀

▼透過國家考試的制度性設計，國家達成了將女性排除在「公」領域的「陽」謀。(攝影／王敏為)

編者前言：

在這個國家機器重新整編日愈精密行使權力，資本主義肆無忌憚漸次擴張勢力，父權體制陰魂不散的時代，被夾擠在多重壓迫關係下的女性，要如何理解所面對的狼豺虎豹的和緩連橫，又要如何拆解錯綜複雜的權力網路？對於資本主義、父權，我們已經說得很多了，現在，看看隨時盯著妳的「老大哥」在打什麼算盤？



■自由主義婦女解放論

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是一個調整社會內各種不同利益的人的一種外在裝置。他們認為可以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根據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利益的社會，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不過，因為人是自私的，所以如果毫無限制地讓每一個人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社會必將淪為弱肉強食的無政府狀態。因此，需要國家來毫無偏見地做仲裁者的角色。自由主義者為了讓國家擔任此任務，一方面賦予國家可以使用暴力的權力

，另一方面又擔心絕對君主國家的出現，因此對國家的權威作清楚的界定。他們將社會分為受國家統制的公的領域，以及不受國家統制的私的領域。男女的不平等，就是發生在公、私領域的區隔上。也就是說，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經濟等公的領域之外，因此女性的選舉權、財產權、教育權等被剝奪。而作為私的領域的家庭，被規定為女性的專有領域，女性被束縛在家庭之內，從屬於男性家長的權威之下。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義女性解放論者，雖然拒絕女性被排除在公的領域之外，但她們卻同意自由主義的國家觀——國家是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

她們認為社會對女性的歧視，是因社會對女性的偏見與無知造成的。因此婦女運動的方向就是將如此的社會錯誤認知糾正過來。由於她們眼中的國家是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所以她們認為可以透過國家制訂男女平等的法律和政策，從而使女性能夠公平地進入公的領域，實現男女的完全平等。

為了拿國家做為武器，制訂男女平等的法律，就必須提高女性擔任公職的比例。寇克派翠克(Kirk Patrick)對女性擔任公職的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她對男女生物學上差異造成了男女心理上的差異，從而使女性擔任公職比例偏低的假說，做了嚴厲的批判。她認為比例偏低的原因在於「政治是男人的事」這樣的文化規範。而且，社會將女性最重要的角色設定為妻子與母親，使女性的大部份時間與精力花費在家事勞動上，結果使女性根本無

法擁有累積政治經驗的機會。因此，婦女運動必須對男女角色、家庭、擔任公職的途徑等的既有價值體系進行文化的變革。

十九世紀之後，自由主義婦女解放論者在爭取男女平等上獲得了相當大的成果。她們所訴求的女性也應該享有自由權與平等權，成為女性爭取男女平等權的最主要意識型態基礎。她們倡的男女平等權對女性參政權運動、女性教育機會平等運動、修改家族法運動影響甚鉅。

不過，她們的國家觀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首先，她們犯下了菁英主義的錯誤。她們放棄了以女性大眾為基礎的運動方式，而將希望寄託在個別女性菁英身上，或遊說政治決策者，企圖透過這些個人來完成她們的目標。但是，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就任後，大幅度刪減社會福利預算並制訂了對女性相當不利的政策。柴契爾的例子，向我們證實了兩點，一是女性擔任高級官職並不能直接帶來女性處境的改善，另一是，如果沒有對女性大眾做持續意識化、組織化工作，即使制訂了有利於提高女性地位的政策，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政策隨時都可能被改變。因此，女性運動本身的組織化力量，遠比個別女性菁英重要。菁英主義也許可以獲得短期的效果，但就長遠的目標來看，它反而會對婦女運動的組織造成妨礙。

更重要的問題是，自由主義婦女解放論者對國家的結構性位置層面的錯誤理解。她們誤將國家理解為公平地反映各部門集團的利益的公正仲裁者，因而無法認清國家是站在支配階級立場的，為支配階級利益而存在的結構。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像是站在階級中立立場的社會福利國家，當他們的資本累積遇上困難的時候，也會立刻顯現出其對被支配階級的壓迫性格。



是明顯的例證。(圖／中央社)
「一般女性會獲利，柴契爾夫人就菁英女性取得政治權力並不能保

■急進派婦女解放論的國家論

初期的急進派婦女解放論者們對國家並沒有表示太大的關心。這主要是起因於她們的政治、哲學立場。正如她們的代表性口號「個人的即政治的」一樣，她們認為屬於私的部份的性（Sexuality）、對話、家事勞動、母性、墮胎等問題，才是男女權力關係的最核心部份。

在如此的基本認識下，急進派婦女解放論者主要是在對男性暴力與墮胎問題的分析過程中，間接地討論國家的角色。漢姆（Hammer）和松德爾（Saunders）在研究家庭暴力時，指出國家是男性暴力的共犯。國家對男性暴力——壓抑女性的最核心部份——的不介入，結果就是協助父權體制的維持。不過，由於她們把焦點集中在私領域的部份，把屬於公的領域的國家僅當作共犯，結果，她們的鬥爭僅集中在私的領域，從而犯下放棄了政治鬥爭的錯誤。

於是，後來的急進派婦女解放論者康奈爾（R.W. Connell）等開始對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進行積極的研究。康奈爾認為國家與男性支配是互相補完的。也就是說，國家是維持父權制度的主要機構，同時，國家也以父權為動力進行國家型態的變化。她以「性別政權」（gender regime）將國家的本質加以概念化，進而論證國家是維持兩性不平等關係的核心機制。在家庭等的被結構化的組織內，權力是分散的，但是，國家內的權力確是凝集的、一貫的。因此，國家不僅是兩性權力關係的主要組織者，也扮演將分散在社會內的各權力關係整編起來的中心角色。國家透過對工資、保護性立法的控制，在生產領域內控制女性勞動與男女間的性別分工，又透過人口政策、禁止近親相姦條文等法律，以及對異性性交的壓力來控制「性」，國家影響力甚至大到可以透過福利國家來削弱家庭內的父權。因此，國家得以居於男性權力的最核心點，有效地、結構化地反映男性的利益。

急進派婦女解放論者開始掌握國家如何介入兩性關係之後，她們進一步將一些女性問題予以政治化。對於一些過去被認為是私生活問題的家庭內暴力、強姦、色情、墮胎等問題，她們成功地提出政策，進而使之政治化了。

不過，急進派婦女解放論者過度的女性中心



▲只要力量夠大，國家也有可能在經濟領域的利益上，對女性讓步。（圖／中央社）

思考，妨礙了她們對社會結構的正確認識。結果，雖然她們對男性的支配方式（現象）做了詳盡的記述，但她們卻沒有辦法對「國家為什麼具有男性性格」以及「為什麼這樣的支配方式可以維持（原因和本質）」提出有利的說明。麥基諾認為女性壓抑的原因在於性愛，異性愛的肉體關係，使男性的支配體制可以維持。但這樣的說明很容易陷入生物學主義的危險。康奈爾和溫蒂則僅指出男性支配的普遍性，對於支配的原因沒有提出任何說明。

筆者認為她們所說的國家的男性支配（國家優先反映男性利益），其實只是國家為了維護（經濟）支配階級利益的一個附帶結果。事實上，國家對於強姦、家庭內暴力等與資本累積沒有直接關聯的部份，會視女性的政治力量，彈性應對。因此，即使女性所要求的權益，侵犯了男性的權益，但只要它有助於國家的正當性的維持，依然可能被接受。但對於類似勞動力的供給問題等直接影響資本主義生產的核心問題，則必然會根據經濟情況受資本的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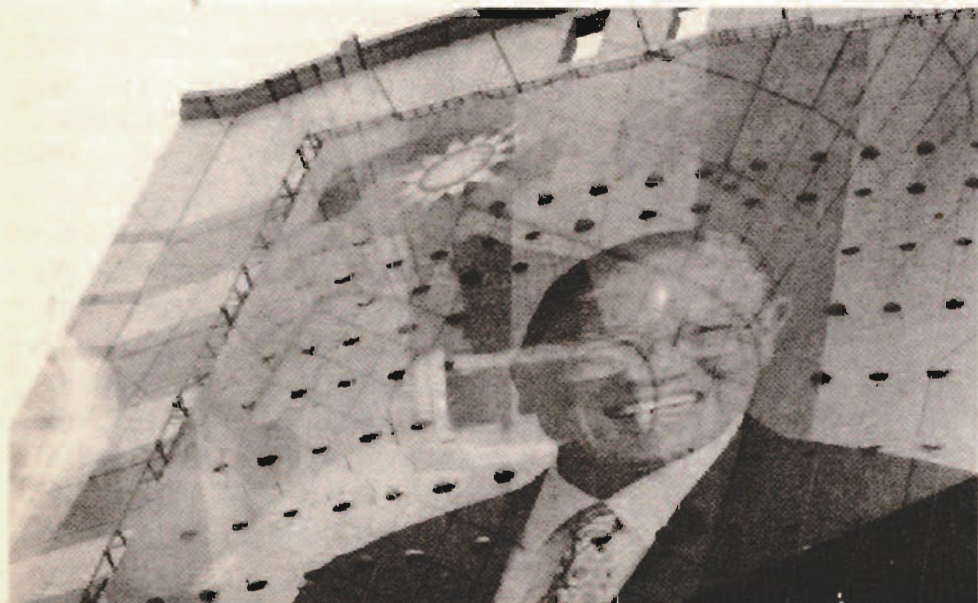
■雙重體系論者的國家觀

雙重體系論者們企圖將婦女解放論的父權理論與馬克斯主義的唯物史觀結合。她們認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由生產方式與生產方式所組成，因此，必須同時分析作為社會生產的基本架構的階級結構（資本主義體制）與作為再生產體系的父權制度。她們如此的基本認識，直接反映到她們的國家觀上。因此，在她們眼中國家同時反映資本與父權的利益。

雙重體系論的代表人物愛保斯汀（Eisenstein），以「資本主義父權制國家」的概念，來說明國家的本質。她認為國家再家自由經濟的階級結構、（透過家庭來完成的）社會性別位階、以及對前兩者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府機構等三個部份所組成。國家的角色本質上是維持前兩者的協調共存，也就是同時維持階級秩序與性別位階秩序。因為，從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階級問題與性別問題除了原本的相互依賴關係之外，也開始產生一定程度的相互摩擦對立關係。因此，國家為了有效地完成其終極的目標——維持兩者的協調共存，國家不會不顧階級利益，國家會從整個資本主義父權制度的利益著眼。也就是說，國家有時後也會違反階級利益或父權利益。

卡羅·布朗（Carol Brown）、奧賽兒（Ursel）、威爾比（Walby）等對公的父權制（社會性的父權制）表示高度的關心，因而對福利國家做了集中的觀察。她們反對「福利國家政策，使家庭的機能弱化，從而使父權制度開始瓦解」的說法，進而提出公的父權體制理論。也就是說，她們認為雖然福利國家中，個別家庭內的父權權威或權力出現弱化現象，但是整體男性還是透過國家機器對整體女性行使支配權力，因此，從整個社會層次來看，父權支配依然存在。

（二之一）



▲調兩者的仲裁者。（攝影／丘德真）
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互利相生，國家則是協

女人，你要豪放的是什麼？

——關於《好女孩不該做，女孩做得好》裡女性射精的思考

文/張玉青

女性影像展 前訊

在看完一些「限制級」——影展時將只限女性觀賞——的「女性私房電影」試片後，面對猶如女人（或女同志？）「性愛寶典大觀」般的女體展露或性器官／姿態的表陳，不禁懷疑男性觀看影片的反應或心態會是（或「應該」是）什麼？跟男人一般在看A片時的「狀態」會有何不同？現場有人為了表現「紳士風度」，在碰到極盡穢伐沙豬的激進女性主義觀點影像時，也會輕笑（乾笑？）「附和」幾聲。有的則是純然以學術的「研究精神」來看時，但卻也自承男人絕對「不能」是女性主義者，當然，他認為他在此談的是所謂「本質論」（essentialism）的問題，但我卻覺得這也可以是所謂「政治性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問題的「徵候」之一。

《好女孩不該做，女孩做得好》（Nice Girls Don't Do It, Girls Do It Nice ly, 1990, K. Daymond）裡談到，「就女性射精（female ejaculation）而言／沒啥政治正確可說／如何能夠「政治正確」？其實這說法是問錯了問題——即使它是答對了部分答案，因為不但是女性射精如何能夠「政治正確」，而是怎麼能夠「政治性正確」的問題。

對「它者」——男性在性慾歡愉上的「政治性正確」態度——，意即，偏執地竭力以揭發更新、更精巧細緻形式的性慾（與／或種族）暴力與支配，因此問題就會像這樣：「一個白種、異性戀、男性的人如何能夠仍然（或被認同）保有一個清楚的自覺？」這樣的人似乎只有在其白種——男性——異性戀的位置必須維持「空白」、必須犧牲它的歡愉時，所有其它的位置才能夠肯定它們的特殊、它們歡愉的特殊形式。這種「政治性正確」態度的弱點因此是相當精神過敏性的偏執強迫；但問題不在於它是太嚴厲苛刻、太不理性的盲目或狂熱，而是恰恰相反地，它是不夠嚴厲苛刻。意即，乍看之下這「政治性正確」態度牽涉到極度的自我——犧牲，摒棄任何聽起來有性別歧視的每件事，不斷地努力揭發本身具有任何性別歧視蹤跡的惡性惡行。然而所有這些努力不應該愚弄我們；它最終是謀略，而這計策的功能作用就是要去隱藏這樣的事實——「政治性正確」這態度還沒有準備要放棄其所真正關係、真正要緊者，它會表態「除了那個以外我準備好要犧牲每件事」——除了什麼？自我——犧牲的那個姿態姿勢。換句話說，「政治性正確」態度暗指著在陳述的內容與陳述的位置間那個同樣的對立矛盾：它隱藏了高高在上的崇高傲慢，而那些在歧視中所受

為期一周，將近十五場的第三屆女性影像展已於四月十三日展開。這次影展主題設定在「女性、身體、情慾」，所造成的迴響（以觀眾爆滿的狀況來看），相較於前兩屆女性影像藝術展，可是大了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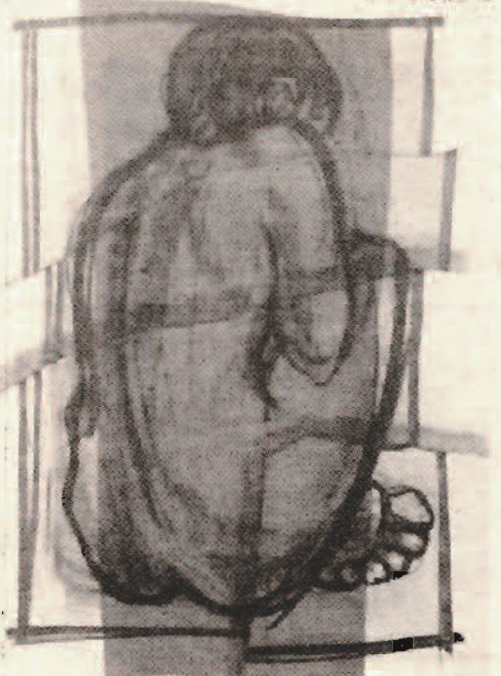
此次影片內容共分為四大部分：「女人私房話」、「同志專題」、「好萊塢電影的東方女人」、及「情愛紀事」等。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女人私房話」這一場，其中包括女人下體的放大呈現，及傳授陰道射精的畫面，相當直接震撼。本文《女人，你要豪放的是什麼？》即是針對「女性射精」成為女性歡愉新判準的現象，對其「政治性正確」的徵候展開批判。

其次，主辦單位還採取部份場次限制男性入場的規定，希望讓女性能更坦率地討論自己私密的經驗問題，而導致部份男性觀眾及某些文字論述者的質疑。

就這一點記者現場感受的結果是，的確在某些自認前進的文化菁英，幾年來不斷以所謂「身體政治」為時髦或過時的話語掛在口中時，（不管他們的心中是真的坦然或是骨子裡沙豬），一般的台灣女人實際的狀況卻幾乎是還在忍受一些錯誤的性觀念，這論在公開的場合談論難以啟齒的性經驗了。因此，當同一場「女人私房話」影片播放時，有否男性觀眾在場，幾乎就決定了討論的方向及氣氛。有男性在場時，我們幾乎完全聽不到女性觀眾任何發言。當然文化菁英會立刻反應說是這些女性自我未突破，但我們的社會有這樣的空間嗎？

下週我們會針對女性影像展製作一個以導演訪談為主的專題，並希望將各方對影片的意見，與導演作一對話。

文/萬蓓琳



的傷害都這樣依其申訴主張地被補償了。在空白化（掏空）白種——男性——異性戀位置其所有實質內容的這個行動裡，「政治性正確」態度保留維持它作為主體性的一個普遍形式。這不禁讓人懷疑，「政治性正確」態度不斷地提供更新型、更新種的答案似乎是在維持「問題」的存在存活，因為這種態度所真正懼怕的是「問題」的消失，意即，懼怕主體性的白種——男性——異性戀形式將會實際上停止以運用使用它的霸權。「政治性正確」所顯示的罪惡感——摒棄「不正確」元素的欲求——因此其實是它相反立場的顯現（表面）的形式：它見證了堅持或固執於主體性的白種——男性——異性戀形式那種頑固不屈撓的意志。

「女性私房電影」裡大量運作身體作為情慾書寫的示範或宣言，《好》片中對女性射精就如是指導「如果你的陰道旁的肌肉還不十分強勁有利的話不妨如此鍛鍊……」但，是什麼能夠說明或是作為性的「教戰手冊」那（聲稱的）迷人魅力呢？

意即，很清楚的是我們並不是真正地要從瀏覽這些「指南書」以學得什麼，因為所吸引我們的是這個縮影或摘要對每個規則的逾越的行為（當我們正從事「它」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去想，而是只要服從感官的激情……），這種行動DIY的性指南裡，所謂的忠告實際上是關於——至少是在前戲時——經由模擬冷靜、去性慾的行動這個過程手續而達成性興奮；我跟我的伴侶或觀者細節地討論我們所將要做的步驟，我們仔細地考慮激進與保守作風的不同可能性——我們是不是應該從男對女的口交開始？——以評估每個過程關節，就好像我們正在面對或處理一個精密的技術操作。在這種「官僚化的性意識」案例裡，「一般」的情慾關係被逆轉了：性慾的挑動——原本猶如逃避工具性組織化的統御的一種情狀——經由它的對立相反、經由被對待猶如官僚義務，而被興起引發。情慾「指導員」樂在其中地演出「性」，猶如一個工具性官僚義務的受虐者在對無條件順服的從屬次第中找到一個特殊的「歡愉」（enjoyment）。不只是由一個意識到人們活在一個沒有不確定性的世界所提供的歡愉——既然工具性機制擁有或假裝擁有對每件事的「答案」——確定性，更重要的似乎變成在機制的那個愚蠢歡愉裡——在官方儀式的空洞，在統御的意識型態論述被磨破的風格化特徵中——找到一個妙趣或趣味。歡愉「變成」經由功能機制的行動的那個無意義所提供，也就是在這樣的意義下女性射精建立了它的一個積極意義，為什麼？

雖說女性／同志主義表演或影像藝術因為要打破以提供（男性）樂趣為軸的契約而攻擊使用猥褻工具的樂趣，但經由採取憎恨女人主義所歡迎的「妓女」這個符碼的文化性特質與書寫——顛覆性重複的策略，卻打開了別種地（不須要是所謂「另類地」）演出（performative）的領域。

倒不只是這些演出事實上建議了女性其自我標明是非常建構性的因而開闢了操縱符碼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所能夠挫敗或取消（無效化）機制（統御的意識型態）的策略，就正是只要這樣的策略不是對霸權的嘲諷模擬，而是對它的「過度認同」——經由公開在機制底下的猥褻超我（obscene superego），過度認同懸置了它的有效性（一般的錯誤就是假定嘲諷的距離就「自然」是一個顛覆的態度。如果說當代「後意識型態」世界的統御態度就正是對機制價值的一個嘲諷距離？如果說這個距離不是對這系統有任何威脅——指明了同流主義的一個極致形式，因為這系統的正常功能或運作正是要求嘲諷的距離呢？）

就像 Annie Sprinkle 所演出那既是女性主義也是色情的表演藝術中，就思考黃金浴（golden showers）與女生射精的「困惑」，就是經由去危險性與超越所欲抗衡者的策略——而不是直接地對抗的方法——來取消霸權符碼的機制性，而她的書寫位置既不是藝術家也不是妓女而是既是藝術家也是妓女（她的作品雖然仍然立足在這個色情類型的作規修辭與形式中，但經由不同地演出，她示範了啓示或刺激性的女性主義的代理）。

根據 Annie Sprinkle 的說明，黃金浴（這個詞來自色情作品）其作用是在引其興奮，是「在性——演出人情慾的泌尿藝術」。她闡明女人在做得時候可以尿，而且對雙方而言它其實帶有是無可思議的震撼或感動。這種猶如女性「賣點」鏡頭的戲被閱讀作猶如射精，但也有被閱讀猶如泌尿者。黃金浴。但除了她那女性主義的去神秘化作用之外，她這種「溜滑」論述支持了女性射精的醫療——科學性泯除——性科學家與醫師不是否認女性射精的存在就是（誤）診斷其為猶如泌尿的受迫失禁。也有論者認為女性性行為中被射出的液體是射精（而不是泌尿），但所爭論的卻是另一個不同的意義：如性射精在論述上被壓抑的自由解放回歸到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女性射精在如此強調（性欲）樂趣的可見證據的色情類型裡被禁制被檢查，難道這不是繼續再生產女性「欠缺」的一種手段？女性射精影像的檢查，是經由一種自覺地再製女性「欠缺」這種故意的不認知而維持的一種沙豬標準。

雖然女性射精挑戰了在女性主義中性差異的根本假設，雖然女性射精洞穿「男性」、「女性」間文化地被建構與強制的界線，雖然它的存在矯正只有男人才有前列腺的錯誤假設，但是，不是所有女性都射精，也不是因為男性射精被作為其性慾歡愉的指標，也要拿女性能不能、有沒有射精來作為女性歡愉的一個判斷。

《好》片中說「女性射精」這種生理現象，「只要你不忌射精，那麼你就能得到女性射精的女量……因此我們將其視為女體的一個強有力的經驗／是絕對有理由的」「女性射精改變一般的性愛狀態，因為它讓性不再是「他的」性／他不再佔有優勢」「女性射精無關乎「性的操控權」的問題／關乎「誰該做什麼」的問題」。但更值得懷疑的是，「女性射精」並不保證、也不必然是女性性慾的「正常」、「歡愉」的部份，卻似乎更是藉由書寫、表陳「女性射精」是不是「正常」、「歡愉」的女性性慾部分，而最後建構了「正常」、「歡愉」的女性性慾的可能甚至是存在。

這就好像在主體與其欲求間那個一開始就失落的「客體—原因」關係中的「短路」：在「它者」中所「困擾」我們者，其實是它顯現享用一個對客體的特權關係——它者不是擁有這個「客體——財寶」就是顯現成為對我們之擁有這個客體的一個威脅。

我認為思考女性（間）情慾或性愛歡愉問題，不妨換另種角度看待。重點並不只是說我們派置額外的、成規的阻礙以提高客體——女性歡愉——的價值；外在的阻礙——防止我們對客體的取得——之所以存有就正是要創造沒有它們，客體就可以被直接地取得的幻覺。而這些阻礙所真正隱藏的，因而是取得那個客體的先天不可能性。這客體直言地是某種由迂迴、近似與接近——失落的網路，而被創造的事物。就這個意義而言，這就是「不可能」如何轉變成「被禁制」：經由事物與某種實質客體間的短路這種方式，經由假造的阻礙，使致這些客體猶如不可得者。因為禁制的目的不是在於由其取得的更為困難來提高一個客體的價值，而是將這客體提高到「事物」（the Thing）——像「黑洞」般——的層次，經由圍繞著它的論述，欲求因而被組織。這牽涉到將本能要求從滿足某些實質物質需求的客體，轉換到跟這個需求沒有明顯關連的一個客體。在此，欲求的客體「變成」跟阻礙它的取得符合一致，客體是它自己的收回、它自己的退縮！

參考資料：

Straayer, Chris, "The Seduction of Boundaries: Feminist in Anni Sprinkle's Art/ Education/ Sex," in, 《Dirty Looks: Women. Pornography. Power》, Gibson, Pamela Church and Roma Gibson, eds. (London: BFI, 1993), pp. 156 - 175.

Williams, Linda, "A Provoking Agent: The Pornography and Performance Art of Annie Sprinkle," in 《Dirty Looks: Women. Pornography. Power》, Gibson, Pamela Church and Roma Gibson, eds. (London: BFI, 1993), pp. 176 - 191.

Zizek, Slavoj,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sualty》(NY: Verso Books, 1994) pp. 63 - 96.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13 - 4, 247 - 8.





情慾政治的肉體詩學：

德瑞克·賈曼，投置在聲色迷境的死詩

文／洪凌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

這是個逐漸因為死人而顯得詩意起來的世紀末，也是因為過於「屍意」而讓死者愈來愈多的時代。在《破週報》的前幾期，我們看到了很辣自殺的女同志作者（邱妙津），難以規避沙豬頭銜與減肥模範生的猝死異男作者（林耀德），生命的肉身與死亡的訊息鋪滿了哀感頑豔的她史（herstory）印痕，卻也犬儒如孟子的傳奇女作家（張愛玲）。到了這期，讓我來說說一個早在生命尚未滅絕之前，早已讓許多觀眾（包括他自己）在最後的幾部電影文本中，無限愛慾地揣測這位作者的死亡滋味。甚至到最後，因為他「真正」的死亡訊息，方才結束了痙攣扭絞、無可終結的陰性愉悅（jouissance），讓釋放出能量與快感的身體（文本與肉身），繼續在對於作者屍體的想像玩味、以及觀看影像時充滿情慾觸感的聯想與遐思，沒有原點也沒有終點地進行……

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這個名字對許多人（或者非人）來說，就像是一枚進入地底的通行證——長著殷紅玫瑰般的形狀，內裡的秘道更是胎藏無數敗壞腐

惡的姿勢、聲音與色相。在第三世界的台灣，他的歷史切片與解剖式，更因為許多書寫/影像的創作者與他胼肩擦踵的交互作用，顯得越發耐人尋味。若要把他切割得細緻些，也許我該藉助一個古老而猙獰的埃及寓言，讓另一個文本來闡述他充滿迷境的聲色骨架：

上古時期，在奧瑞西絲（Orisis）掌握著法老王權柄的時代，他被弟弟賽絲（Seth）暗殺了。賽絲將他的屍體凌遲剝碎成千萬骨屑肉塊，拋散到尼羅河，讓鱷魚以為那是從天而降的一場血肉甘霖。不過，奧瑞西絲的配偶，女王愛西絲（Isis）卻孜孜不倦地從河中打撈屍塊，搶走了鱷魚得不來的饗宴。撿齊了肉屑，愛西絲神奇地補綴縫紉回那具「完整」的身體，把奧瑞西絲的生命從無中化有。可是，死過的生命不能繼續待在有陽光的世界，於是奧瑞西絲成為陰間之王，愛西絲成為掌管生命與復活的女神。而奧瑞西絲的兒子赫瑞絲（Horus），在陽世的場域繼續和叔父賽絲搏鬥；在一個關鍵性的廝殺場景，賽絲雞姦了赫瑞絲，並挖下他一隻眼睛。不過赫瑞絲也終於殺了賽絲，（暫時性地）解決這齣國族/家庭/慾望雜交並陳的亂倫/情慾/虐待劇場。

為什麼要把這個寓言當成賈曼的隱喻？說來詭異，致力以酷兒身分來抗拒/反轉/屠宰這個異性戀霸權當道的世界，賈曼的創作象徵系統向來也沈浸於那個圈禁了異端情慾身分、以家庭結構與國家宰制為霸權藍圖的父/母/子/叔父的多角「宰制-被宰制」（domination-subordination）關係；換句話說，光是在這四個原型角色的兩兩配對，妳就可以看到性別/情慾/階級/家庭結構/年齡……等等令人惱怒（有時也會令某些人發情）的情慾政治構造圖。以最能對號入座（愛德華二世）（Edward II）來看，愛德華二世的粗暴火熱死法（名叫「光之天使」（Lighthorn）的飢子手拿著熾紅的鐵鎚刺入他的肛門），與捲土重來的報復（讓謀害他的王后與摩提瑪最後得到「詩意的報復」？），正

好呼應了奧瑞絲特的故事——已經被肢解、在肉身破敗的絕境，跑出一個酷兒絕地大反攻的契機。不過，王后伊沙貝兒（Isabella）不再是乖馴地縫補陽性肉體的女裁縫；她渴望將那些重重約束、層層壓制她（陰性爆發力）的共犯結構給銷毀抹殺——其中，讓伊沙貝兒無法快悅的父權宰制機構中，也包括以愛德華與蓋夫斯頓（Gaveston）的男男情慾，尤其是他們所串聯起來的國家霸權與陽具中心：男同性社交（male homo-social mechanism）以男性愛慾之名，對於（各種）女人的利用與輕蔑。而異性戀男軍閥，摩提瑪（Mortimer），他既是代表國家的父性符號與陽性身段，焦慮於父兄的王權傳承與律法建制終會因為國王的男同性戀（行為與身分）而產生漏洞；他假借情愛與幫助之名，讓伊沙貝兒以為撿到了一個不歧視她、還慾望她（陰性身體/情慾）的愛人同盟。此外，最隱諱模糊的角色就是小愛德華，愛德華三世——

他/她以扮裝小妖姬的姿態出現，時而像個粉雕玉琢的魔性娃娃，時而又讓我們想起手執武器的孩童恐怖份子。「她」的怪胎樣態模糊了男/女、異性戀/同性戀的嚴峻界限，也隱約指涉了成年者的性慾規格所涵游不到的境域。奇怪的是，愛德華三世的復仇舉動，更是因為性別/慾望的混淆，顯得曖昧而兩難。如果說，「她」的復仇是為了「父-鱷」，那末這個小妖姬的性別/情慾認同，也就是穩穩地站在以父親為慾望對象、仇視母親、陷入共犯結構而正當化了的男同性戀機制；但是，更往慾望的迷宮皮層延異，難道我們不可以說「性/別倒錯」了的小愛德華，「她」對於母親的慾望與仇恨，其實正是幽微拔河的两端——在母子/母女情慾與挑釁陽具符號這根大香蕉的基進破壞之間，小愛德華既認同/慾望母親的陰性，卻也懷恨於她與異性戀父權角色（摩提瑪）的合法情挑。如此說來，「她」在囚禁伊沙貝兒與摩提瑪的籠子上跳舞的舉動，就這樣呈現出多樣的、不可能言說清楚的複雜糾結。

下文接第二十七版



□英倫末日



在《浮世繪》(Caravaggio)，慾望的角力與權力關係的浮凸，更讓文藝復興時期的豪華畫卷裝滿了拉鋸的美麗緊張。擺盪在同謀與殺慾之間的狂迷(ecstasy)，是某種參雜著失去自我與迷離癡癡的「愉悅-痛楚」共生狀態。將屍體的姿態裝置在畫面上，冰封於慾望的潮濕地窖，那是卡拉瓦吉奧這個畫家最熱衷的生命動作。如果說，身體必定在消耗機能動量與美色的前提之下衰亡崩解，賈曼(或者說以卡拉瓦吉奧為代言者的畫家原慾)所追求的，就是最激烈的、剝削的「固定」——以刀刃，以畫筆，在張力最高漲的那一點，把身體的色相還原，投置到畫布的二度空間，讓摧枯拉朽的「自然流程」再也干預不到脫離生死循環的異類肉身。這不正像葉慈(W. B. Yeats)在他的詩〈航向拜占廷〉(Sailing to Byzantium)所謂的，「一旦脫離自然/我不再從任何自然之物身上/找尋自身的肉體」？有趣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主流哲學/神學意識型態認為，身體是可能變形的不定形物種。如同某些秘教煉金術士，意圖在身體中找尋流態、秘蹟一般的變化點，在卡拉瓦吉奧的追尋，慾望反而應該被鑲嵌/釘牢在畫布上，提供某種類比於殉教聖徒被鐵釘穿刺在十字架上的受虐/綑縛快感(masochist/bondage pleasure)。

畫家與兩名模特兒的張力，處處彰顯在性別/情慾的三角關係。卡拉瓦吉奧對於拉奴西歐·湯瑪索尼(Ranuccio Thomasoni)的激情，讓他的情慾一如畫慾，充滿宰制的渴望。而拉奴西歐的女友萊娜(Lena)，卻讓這兩名男子的「情慾-經濟」交易活動變得騷動扭曲起來。一方面，卡拉瓦吉奧的介入打破了萊娜與拉奴西歐的黑道浪漫生涯與異性戀情慾模式，而萊娜在這兩名男子之間的穿梭交會，卻也攪亂了原本穩固的男同性戀情慾，以致於最後卡拉瓦吉奧甚至還殺死拉奴西歐——或者，問得尖刻些，對於畫家而言，深陷於殺慾與愛慾的混亂學生處境，讓所慾望的對象死於自身的刀刃(多麼象徵性的陽性征服姿態！)。萊娜的死亡不過是讓卡拉瓦吉奧得到了合理化對於拉奴西歐(生命與肉體)的暴力——最極致的男性情慾呈現——的藉口。而拉奴西歐殺死萊娜的舉止，甚至也不過就是某種揚棄舊有慾望物、對新的戀人示好的嫖娼手勢？

終究，當我們在追蹤賈曼的電影文脈時，若想要裸裎出千絲萬縷的慾望網絡，也許可以回返他的「家族」名字——稍作刻意的曲解，就英文與中文的複合，「賈曼」(Jar-Man)不就是個「假-男人」？男體之於他，不就是個虛擬實境中，既讓遊戲者驚心動魄、無法自拔，但也毫無原初或本質認同的肉身異相/意象？不同於右派男同性戀大老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除了肯定法西斯化身的單一陽性肉身美學、排除對立面與異類為運作基礎的陽具圖騰，三島還預設了假面之內，包含著最終的實質自身。假男人賈曼，其實以高度自覺的後設(reflection)與自我邪擬(self-parody)，粉碎了隨時可能落入唯陽性中心的情慾/權力結構的危機。無論是《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的鮮豔與嘲諷，讓劇場化的設計擺佈這個僵硬的男哲學家；或者在《花園》(The Garden)，以私密嬌媚的男同志家庭、粉紅三角的四處繁殖、剝除消費快感的扮裝「反/非」美學，挑舉出異性戀霸權看待異己生態的恐懼與殘暴；而在《英倫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堪稱賈曼最具詩意/屍氣的創作——以身體的陰森秘徑來挑戰國家監控系統、讓監控系統本身的「色慾化身」(erotic incarnate)曝露無疑的書寫印痕，更是無處不在。

國家機器，警察機制，最拙劣也最熱愛窺淫的合法恐怖集團——在影片中，賈曼頗為冷嘲地以手拿V8攝影機、到處蒐購鏡頭的壯碩男體為譬喻。《英倫末日》的喃喃旁白，道出死意的遍野流溢，同時也騷亂了控制者與被控制者的明確疆界。如果說，身體/慾望/權力的疆界無所不在，那麼越界的衝動與銷毀既成的監控視線，不但是生存與搗亂的詩意正義(Poetic Justice)，更是讓看似天衣無縫、密閉封死的雄性監控肉身，盡情地露出「他」的肛門、口腔，以及每一個嗷嗷待哺的饑渴毛孔。或許，在末日到來之前的最後一刻，讓原先去慾望、去性別的普遍化國家機器沾滿情色的毒素，末日才可能酣暢愉悅。讓法外之徒勾引警察，兩具男體以淋漓敗德的糾纏撕破父權的聖域——大英帝國的國旗——也讓提爾姆·斯溫頓(Tilda Swinton)扮演的新娘，慘烈非常卻也痛快十足地扒開絲綢的禮服，同時扒開了縫封已久的身體魅魘：讓癡癡於荒敗倫敦街頭的叛客青年，用僅有的肉體撞擊卡拉瓦吉奧的天使畫像……



賈曼

這樣的倫敦，就連梅杜沙(Medusa)蒞臨，也會忍不住縱情狂笑吧？縱使一切並不會在她的眼底凝止成精美的石像，而是逐漸進入地底的水道，在腐敗的溝渠中讓蛆蟲、絕望與光亮互相交媾。

「默示錄(Apocalypse)已然被成就出來了。無論終結的那一刻被延遲幾分鐘、或者幾個紀元，都已經無所謂了。我們生活在這個現實之內，而且居留在它的陰影裡面……我們應該出門，屠殺那條龍。」

在札記《舞動的懸崖口》(Dancing Ledge)，賈曼寫下這麼一段詭譎的話語，彷彿在暗示著所有被涉入/攝入他膠卷中的影像，將會是死詩的彰顯——既不真實，也不虛假，而是永遠和既定的疆界與陽性宰制系統角力搏鬥，擰出一朵朵沾濡著唾液、汗水與虛無體液的傷殘花朵。而那條龍是什麼？是默示錄中的墮落天使？宰殺它，又意味著什麼？令我微微感傷的，也許是我再也無法從賈曼的口中逼問出這些答案了。如今，他的死亡確實像長久被預期、但也無法預料實現後果的「終結點」。凝視著這張宛如口腔的地獄入口，我看著他的身體成為影像中的死亡之詩，不斷地經由倒帶重播與文本互涉，在所有可能的慾望結構之中，形成奧瑞西絲的陰間身體、愛西絲的戀屍動作，以及賈瑞絲瀝血掏空的「假-男」體腔。

【附註】照編年次序排列的幾部電影
《浮世繪》(1986)
《英倫末日》(1987)
《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1989)
《花園》(1990)
《愛德華二世》(1991)
《維根斯坦》(1993)
《藍》(Blue)(1994)





告別式之九

空屋

苔哈絲早已「不在」，而你現在已然「不在」

文／東尼·十二月



你的「不在」與你的離去突如其來。它已給拍下來了，正如片刻前你的「在」。

你的生命已遠去。

你的「不在」孤單地留著，沒有厚度，此後也不會有；沒有可舐性，不會另闢新路，不會再屈從於慾望。

——苔哈絲，《大西洋人》（1982）



這房子已經是空的了。早些時候是，現在仍是，我繼續住在一間間空空的房子裡。我並不需要一間「我」的房子。至少現在還不需要，雖然也從來不曾有。頂多只是：我以為有；或是假定，因而相信，曾經真的擁有過。

你走了，這房子真的就空了，比你來以前更空。我住在一間空屋裡，更空。只有空屬於我。不如這樣說吧，我被那空所屬於。進而環繞著我、禁錮著我、逃脫了我的所有的花紋，再一次全部屬於我。還是不如這樣說吧，再一次的我完全為其所歸屬。因而空本身已具有所有最細微、而且精巧的獸紋。所以就好像我（或是我被其）在睜視、凝望。因為我真的、真的無事可幹。於是，我就打點、打點我的空吧，在一間擁擠著空的房子裡，對它說，苦痛或是狂妄地，我說，用我吧，請努力的使用我吧。來，狠狠的將我填滿。

一如我再也分不清楚什麼是你的，我再也分不清楚，什麼就只是我的了。雖然，

我再也弄不清楚了，不管那是你的，或是，你之於我的。

很快的，那曾經襲捲我的疲倦再度襲捲了我；很快的，我睡著了。我的身體空在那裡，不知道它空在那裡到底有多久。再一次，甚至連任何人也無法理解的，我醒來了。就只是醒來了。「我」再度回到那具曾經空在那裡的身體，不管我要不要。雖然我並不要。

藍，而這恰巧是你永遠永遠也不能理解的。你不能，不是你不同意，而是你以為你真的能。甚至，你以為早早以前你就懂了。

誰能夠怪你呢？恰巧的，誰也不能。包括我。我不怪你，我從來也想沒到要怪你。或許，曾經，我怪的是我自己，為何，為何我沒有能力，為何我沒有能力去把「我」空掉，成為你，成為你所要、或是正是你所要、以及你正要的，就像是，打個比方來說吧，就是一隻木頭衣架。但現在，這個比方已經只是個比方，因為，那時候，這並不只是個比方。但你不曾懂。我也不懂，為何現在這只不過是個比方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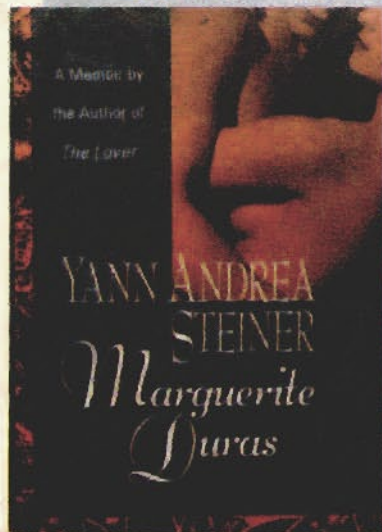
因為，我醒來了，所以一切再也來不及了。我再一次「回來」這間空屋當中。一切已經填滿了它，雖然它仍然是空的。「一切」並不是空的，只是它再也無能為力。「一切」再也無能為力的就只是「空」的，就算是這裡一點點的什麼也沒有。它無法空了。頂多只是不在了，就像是，一個名字（或是一個人），不管我叫的出叫不出來，一個名字（或是一個人）：苔哈絲。

我還以為我唯一叫的出來的只有你的名字（但不是你這一個人）。所以一切已經來不及了。因為叫的出你以外的名字，意謂著，這個世界又回來了。只有你被空掉。不，你的不在已像千萬人的不在一樣，喪失了它曾經對我而言，那「獨一無二」。

雖然我哭，我哭了，但是就只是哭了。我繼續作我自己。毫不抵抗的，作我，這個世界中的我。毫不抵抗的，再一次成為我自己。以及圍繞著我的這個世界，我不再想要扭斷它。我順服了，所以我可以活的更容易一點。雖然你還是不會懂。但是你的不懂我再也無能為力。一如，我不懂得你。你害怕讓我懂，但我就接受吧，你因害怕而拒絕。你拒絕讓我懂。繼續保有我們個自的孤絕。兩隻箭。或是一隻箭，而另一隻箭其實只是泥土。再度化成泥土。還回只是泥土，甘心、而且愉快的。

因為空已經在那裡了。空再也無法不只是空了。曾經，雖然曾經，我們企圖不要那麼空。或是以為，我們可以融化它。天真的、夢想的，而且真的相信了。但那是虛構，就像是本小說的初胎。現在，這只不過會是個小說，某一個故事，它成型了。雖然，還沒有乾硬。很快的它就會。就像是現在正在寫的這一本，我叫它《空屋》。

那睡意再度覆蓋了我。就像是死亡的蔭影，溫柔而堅吝。直到它再一次離開，我感到冷的具體。你的不在具體。如此的鮮明、如此的具體。但我還在這裡，醒來。全身高燒，而且不斷顫抖。手抖的就像是一個嚴重重毒的酒鬼，連自己的手掌都握不住，我連簡單的握個拳頭的能力都喪失了。直到睡意再度覆蓋了我，我不會再醒過來。當然，事實就是：只有我醒來，我才會知道我又睡了過去。全身掛滿衣服，黑色的夾克，黑色的登山鞋，趴在一床雪的被褥表面。緊緊抱住那一點一點從被褥內裡滲透出來的暖意。但，那不是。再也不是。我連這樣的想像都喪失了。你整個的被遺忘了，只剩下你的名字，一個名字。以及在睡著以後，而且就因為已經醒來，所以再也掩蓋不了，的淚水，我無能為力讓我自己不繼續掉下淚來。現在，它繼續流過我的左耳朵，流到花被的被面，滲入被的內裡，被那只有些一些的一些的暖意整個包裹。沒有任何原因，它繼續流。一整天，好幾天，我用毛巾擦我的淚水，我用我的手掌擦我的淚水，我用我的淚水擦我的淚水。



▲ M.D. 1992 年的小說集，敘述她和小她三十多歲的同性戀者 Yann 十多年來的戀愛故事。由於 Yann 是一個喜歡聽故事的人，所以本小說中 M.D. 為她說了其它兩個故事，其中一個 No ending.



▲《情人》三部曲之最後一部：《英國情人》。

而這淚，這連我自己再也無能為力的淚水終究，到了最後將會永遠的給留了下來，在那時，在那裡，我的淚水曾經將你辨認出來，你在淚水中行走，一個乾淨、絕對的形像；淚水早已乾盡；當淚水再度掉了下來，沒有你，它再也不會把你辨認出來。它只是淚水。而我的身體已然透空，越來越透空，越來越像你買的、你用它來裝白色橘子花的一隻藍色半透明的高瓶子。連同我的淚水都已然離開了你，你再也與我無關了。再也不會與你有任何遷涉了。抱歉，我真的真的好抱歉。但即使我說了千千萬萬句抱歉，就像是我說了千千萬萬遍，我愛你，那也只會是瓶子裡、我的身體內裡，藏住一句永遠也找不到出口消散的呼喊，一陣鬼一樣在玻璃瓶的牆壁永無終止在迴盪的風。那抱歉是沒有用的，就像那愛。所以它再度穿越了我，喊了出來：抱歉；或是，我愛你。所以我的嘴跑出了，抱歉，或是，我愛你，那都已是過去的事，而現在依舊，仍然，而且不歇止的綿延，抵達每一個未來的明天。那過去的永遠侵染了所有的往後，再也不會有新的路徑、新的大陸。我們之間，一切已經停止，乾硬了，成了標本。雖然我還在那裡，不管以後，也許是一年後、七年後、二十一年後，空已經將它石化在那裡、禁錮在那裡了，它再也不會改變、它只會磨損，直到我肉身的生命已亡。

而且「悲慘」（幸或者不幸？你敢輕率的下評斷嗎？一如你的習慣）的，我寫的一切都已經和你再也沒有任何關係。因為，你，從一個對我而言獨一無二的人，退化成為一個可替代的人。任何一個人。你消散在我失神望出去的這個世界，你再也沒有面目。我再也辨認不出你的臉了。

這樣也好。真好，不是嗎？

如果我的愛只會反映出你有多怕髒，怕自己髒，雖然那髒就只是灰塵、只是話語、只是泥濘、只是霉菌。不過，這世界如何弄髒了你、或是你因此把自己弄得更乾淨是你自己的事，你總有自己的。而我，我只會弄錯。現在那些錯已經永遠的空留在那裡了，我再也不會弄錯了，因為「再犯錯」再也不會存在，所以我的那些錯將會永遠。就好像，你一直都對。

你是對的。總是對的。所以我把對永遠的空留下來，我不想去爭執，為那已然過去的事物。請讓我睡吧，請讓我只是流我的淚，請讓我繼續寫只是我的故事吧。讓空，任何人也無能於去掩蓋的空，永遠的留在那裡。因為，我們，你和我將繼續活下來，個自地。

我不會再告訴你了，我說給任何人聽。

那失焦了的任何人，你。這一切已然無邊無際的蔓延開來了。告解亭已然無邊無際，話語已然暈散開來。我們，已被拋的老遠。拋到那裡、那時那永無止盡的棺木內裡，那無邊無際的荒野。卻仍然還在那裡、還在那時。驅魔舞本身已然成為魔的一部分。肆虐地，摧毀每一個跳驅魔舞的人。直到他再度睡著。他再度醒了過來。醒來他就是知道，還沒有，還沒有，這一切都還沒有完。

緩慢地，非常緩慢地，一種說不上名字的彩色緩慢緩慢的飄浮，在我緊閉的雙眼，在我緊閉的雙眼面前，我看著它，一種溫柔的陰鬱色調不斷逐漸擴大，我逐漸浸沐在那溫柔的顯得陰鬱的色調當中。「我」，進入了那裡面。那裡沒有裡面，再也沒有外面。那裡什麼也沒有。

他的影子灰白。

緩慢。

緩慢地，非常緩慢地，那灰白已然緩慢的隱失。意識逐漸駐留；意識：那已意識的，必然隱失了；那灰白；他的影子灰白。藍的影子；殘餘，隱沒的灰白。灰白消散在更明白一些的灰裡。

稀疏。那聲音，依稀，愈來愈近，貼得很近了，充滿了節奏；非常強壯的撞擊，心跳的頻率；被手臂緊緊蓋住的耳蝸。那酸麻，如高分貝極限的電流；那枕著頭顱的臂膀。貼近，貼得很近，那像刀一樣的聲音；皮膚反覆擦過尼龍夾克。愈來愈清晰，十分清晰，一切又回來了，我睜開眼睛。那熟悉，習慣性的熟悉，沒有比習慣性的熟悉更讓人失落。有東西失落了。有東西永遠地，他失落了。在習慣性的熟悉當中。我閉上眼睛，這屋已然成型。即使我很快的再閉上眼睛。

所有的聲音，充實的；平穩的；依舊十分準確的，什麼再也不可能沒有了。只有空洞，那啞默當中的灰白，已侵占這個屋子。漫延開來，如同過度放大而顯露的粗粒了；如同病毒。這一切已然蝕光，只留下曾經，依舊和疲倦，如同一隻巨大的空罐頭，所有的聲音穿過它，空空。空空的，在熟悉當中。再也沒有熟悉，只有習慣性的，我還在這裡。我再也不在這裡以外的所有地方；而藍，已在這裡以外所有的地方。

我忘記了。

我會。

直到淚水。那淚水再一次將藍辨認出來，這房子淋濕了，這裡面的一切都淋濕了。



►這是一本由訪談出發，到最後仍是一本葛哈絲個人著作的書，名為《實用》。葛哈絲自認這是一本不為什麼而寫，而只是用來閱讀的書。其中包含對慾望、書寫、男性、女性、記憶、與愛情的想法。

MARGUERITE
DURAS



PRACTICALITIES



模糊了。隱約中，一首歌已然走遠，好遠好遠。那熟悉的聲音已被環繞的聲音、那習慣性的熟悉淹沒。雨走遠了，只留下淚水逐漸乾涸的一切。

一切安好，沒事了。沒事了。那人醒來了，我醒來了。書桌上的鬧鐘，它知道；它滴滴答答。枕邊畔 CD Player 裡快速轉動的晶片知道，藏在被褥裡的耳機；一點一點滲過花被的暖意，以及 Oasis -- I'm sure you've heard it all before/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 I don't believe that any body feels /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床知道。四壁的白知道。我回來了。然而，我明白，我再也回不去了。這裡，現在已經不再是這裡了。只是還在這裡。

藍。所有的藍，我整個身體的紋身。撥撥頭髮的我的手指，頭髮已將整片手掌割裂開來。新鮮的。那刀的聲音。我沈迷其中，像個嗑藥狂。

刀的聲音持續，那聲音，藍的聲音，藍已被整個留了下來，那曾在，以及已然不在。

你的不再，終於讓那愛，得以完整。從此，再也沒有饑餓。

你再無任何影跡，除了那「不在」飄浮著，流動著，填滿螢幕，單獨地把它填滿。何不？何不填滿西天的一片平原，或是這改變用途的酒店，或是這一片沙。

——葛哈絲

《當代》第一期 —— 第一一八期

總價 4000 元

(每本原價 156 元)

零售每本 50 元

(限 40 期之後)

帳戶：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1056980 - 3

★第十九屆金穗獎得獎作品巡迴展

地點：國家電影資料館
台北市青島東路七號四樓
(02) 396-0760、392-4243

時間、場次：

- A. 青春紀實 I -- 荒野之狼 (林靖傑)
吃飯 (葉斯光)
女·兆 (姚振宗)
夏日 (朱雪梅)
對話三部 (衛德聖)
B. 福州山腳下的故事 (黃敏財)
長槍直入 (董振良)
第三隻手 (李坤霖)
C. 後人類 (石昌杰)
顏色定理 (林俊泓)
西門町王子 (陳明)
單車脫逃記 (劉恩民)
家庭隱私紀實 (郭亞珊)
E. 青春紀實 I -- 荒野之狼 (林靖傑)
吃飯 (葉斯光)
女·兆 (姚振宗)
單車脫逃記 (劉恩民)
對話三部 (衛德聖)
F. 西門町王子 (陳明)
家庭隱私紀實 (郭亞珊)
夏日 (朱雪梅)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03) 334-0293-4

- 10:00-12:00
14:00-16:00
19:00-21:00
4/20 (六) A A
4/21 (日) C C

■嘉義縣立文化中心

(05) 278-8242
6/15 (六) D
6/16 (日) B D B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04) 725-0057-8

- 6/1 (六) E F E
6/2 (日) F E F

■台東縣立文化中心

(089) 320-378
5/3 (五) A
5/4 (六) C A
5/5 (日) C A C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04) 372-7311

- 6/7 (五) E
6/8 (六) F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08) 736-0331
6/22 (六) E F E
6/23 (日) F E F

免費入場

加拿大影展場次時間表

地點：真善美戲院

主辦單位：國家電影資料館 (02) 3924243

10:30	12:45	15:00	19:30	21:45	17:15
5/4 (六) 球衣 異國女子	情弦 藍天之外	動畫集錦 (七部動畫短片)	砂堡 雙喜	專人投遞 瑪格麗的博物館	砂堡 售後服務
5/5 (日) 動畫集錦 (七部動畫短片)	專人投遞 懷俄明瘋情話	情弦 藍天之外	情弦 三十二個關於顧爾德的極短篇	貓回來了 等待鯨魚之歌	球衣 心靈生存者
5/6 (一) 天空之主 星星的性別	球衣 心靈生存者	天堂 尋找世紀末的天堂	專人投遞 瑪格麗的博物館	情弦 三十二個關於顧爾德的極短篇	球衣 異國女子
5/7 (二) 砂堡 雙喜	貓回來了 等待鯨魚之歌	砂堡 售後服務	天堂 尋找世紀末的天堂	情弦 藍天之外	球衣 心靈生存者
5/8 (三) 球衣 異國女子	情弦 藍天之外	貓回來了 等待鯨魚之歌	砂堡 售後服務	球衣 異國女子	專人投遞 懷俄明瘋情話
5/9 (四) 球衣 異國女子	專人投遞 懷俄明瘋情話	天堂 尋找世紀末的天堂	球衣 心靈生存者	砂堡 雙喜	貓回來了 等待鯨魚之歌
5/10 (五) 情弦 三十二個關於顧爾德的極短篇	天堂 尋找世紀末的天堂	情弦 藍天之外	專人投遞 瑪格麗的博物館	天空之主 星星的性別	專人投遞 懷俄明瘋情話

★黃文英《流轉系列》

時間：4/5 - 4/28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
(02) 777-4118

哈啦：「纖維藝術」在台灣以纖維素材或使用相關技法來創作的人並不多，黃文英以細膩的手法做詩，以細膩陰柔的方式傳達材料本身柔軟可塑又堅韌的特質。

★鄭政煌《「變」「態」「展」》

時間：4/13 - 4/23
地點：美國文化中心

哈啦：才剛在巴黎大獎嶄露頭角的鄭政煌，這次要在美國文化中心「變態」登場，讓大家動動手 FUCK、FUCK 他作中的主角，或是用吹風機玩遊戲、看看候選人剝去衣服的樣子...

★張照堂《一九六二·夏日》

時間：4/3 - 4/17
地點：台北攝影藝廊

哈啦：看看張照堂要升大二的那年暑假的「聯聯」創作，那些為處理生命的荒謬與悲劇所創作出來的影像，在三十多年後依然清晰的刺痛著所有敏感而脆弱的心靈。

★創新媒材與當代設計展

時間：3/31 - 5/26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103 展覽室

哈啦：這項由北島館與紐約現代美術館的所合作的展出，讓你見識到：陶瓷泥棉做的照明裝置、熱固性塑膠所設計的音樂桌、沙漏鐘再生紙的珠寶盒、玻璃纖維的辦公椅.....；創新媒材當然很有趣！只是這其中有沒有與廠商合作的工業利益？會不會對生態造成更大的影響？藝術之外，還有生存的道德。

★鄭君殿個展 / 嚴明惠《人面陶花》

時間：4/6 - 4/28
地點：台中臻品藝術中心
(04) 227-5272

哈啦：鄭君殿以抽象形式、自動性技法表達他的不安與焦慮；嚴明惠則在陶版上開創她「觀自在」的流動色彩與歡愉自然的男女。

★徐海蔚《女象、新象》

時間：3/30 - 4/20
地點：伊通公園 507-7243

哈啦：用冷冷錫箔包裹的洋娃娃、高跟鞋；象徵女性經血的紅絨布包裹的模特兒身軀。紐約回來的徐海蔚帶來全新視覺體驗與關於女性藝術的辯證方向。

★鄭建昌《生命的原鄉》

時間：4/13 - 4/23
地點：台中帝門藝術中心

哈啦：鄭建昌花了十年的時間為台灣人造相，畫中的先民在偌大的身軀中仍透露失卻方向感的虛空。台灣是不是就是這樣？你可以試著哈啦、哈啦！

四月電影節《電影中的神與魔》

-- 世紀末對生命的省思

地點：在地實驗室
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160 號 7 樓
(02) 7789268

PS. 本活動一律免費。

但電影放映開始後不得入場

4/19 (五) 19:00

直到世界末日

4/23 (二) 19:00

星球梭那里斯 (飛向太空)

結語與討論黃子華主講歡迎心靈開放的人來參加 (非討論場所)

★電影資料館 -- 王童專題影展

4/19 稻草人

4/26 陽春老爸

4/22 策馬入林

4/30 看海的日子

4/25 苦戀

4/20、5/3 無冒的山丘

4/23、5/2 假如我是真的

兩性 李安妮

★蘇偉貞《籬笆內的女人——眷村婦女》

時間：4/20（六）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藝文區

電話：（02）363 - 8244

曾幾何時，才隨著父兄、夫婿跨海來台，生活在籬笆內的女人們，身影已彷彿昨日。眼見籬笆外石牆大樓一幢一幢築起，第二代紛紛遷離，眷村時期婦女的生活點滴又將如何再尋？且聽《籬笆內同方》作者蘇偉貞拾綴道來。

★婦女新知《婦女學苑》系列課程

上課時間：4/19 - 6/4 每週二、五 13:30 - 16:30

上課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報名電話：（02）363 - 1701

法律的、健康的、生活成長的，婦女新知的「婦女學苑」要開學啦！名額有限，報名請早！

其他

★衣 23 事·尋找衣著本質的零

時間：4/20 - 21 3:30PM

地點：誠品天母忠誠店 2F

（02）711 - 5540

一場關於解構的、重組的、非主流的服裝創作發表會，由內斂的服裝創作狂蔣大憲設計。將發表四十餘套新作，由劇場與舞蹈工作者的肢體來詮釋衣著的文化。

★原住民文化系列活動之

——泰雅文化展

地點：漂流木

（02）363 - 7413

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16 巷 9 弄 4 號

時間：3/30 - 4/30

活動項目：文物、魚具、

手工藝品解題展示，傳統泰雅

飲食、服飾示範製作

漂流木將以每月一族為主題，

舉辦展覽、座談、影片播放、

歌舞等活動。

音樂 張育章

4/18（四）

★林倩宜的 Jazz Band·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Rhythm King·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19（五）

★Sissey·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賽路路+花生隊長·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萬芳+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0（六）

★賽路路+直覺·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美杜莎+ Fingle·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1（日）

★陳珊妮·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直覺+黃疽病·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毛細孔·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3（二）

★Dance Trip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4（三）

★詹七肱的民歌老歌·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2:00 - 23:30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5（四）

★林倩宜的 Jazz Band·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Rhythm King·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6（五）

★Sissey·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賽路路+花生隊長·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黃連煜·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7（六）

★賽路路+直覺·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美杜莎+ Fingle·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4/28（日）

★陳珊妮·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直覺+黃疽病·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毛細孔·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表演藝術

賴淑雅

★第三屆皇冠藝術節「香港雙週」

舞蹈：4/19 - 21 楊春江《學生戀》

4/21 何秋華

《如果我落在一根羽毛上》

講座：4/20《從香港／台灣經驗看

「現代舞在華人社會的發展及困境」

主講者：潘少輝 V.S 平珩

地點：皇冠小劇場

（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

★原舞者《VuVu 之歌——排灣族古樓樂舞》

巡迴示範講座：

北部：

4/22 輔仁大學焯焯管演講廳

4/24 文化大學興中堂

4/29 淡江大學化學館中正堂

南部：

4/30 中山大學演藝廳

5/1 屏東師範學院至善樓 205 教室

東部：

5/2 台東師範學院中正堂

5/3 花蓮師範學院演藝廳

台北演出：

時間：5/17.18.19

地點：木柵老泉劇場

★果陀劇場《淡水小鎮》

4/19 - 21：台北國父紀念館

4/25 - 26：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5/4：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5/12：中壢藝術館

★交互舞蹈劇團《紅色伊底帕斯》

時間：4/20.21

地點：台南華燈劇團演藝廳

★吳佩倩舞極《爵士舞之巡禮》

時間：4/26 - 28

地點：皇冠小劇場

★表演工作坊《情聖正傳》

時間：4/28.29

地點：國家劇院

Boogie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 - 6817

Scum

地址：台北市通化街 87 號 B1

電話：（02）739 - 0858

Live A Go Go

地址：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 - 2733

九九九

地址：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 之 3 號 2F

電話：（02）362 - 8608



買杯粥 免費送雞肉鬆

現在來 **OK便利店**，買任何一種杯粥一杯，
就免費送您卜蜂雞肉鬆一包。

多買多送 / 送完為止



自4月1日~4月30日止

